

# 菩提會訊

## 戰爭的省思專輯

美國菩提學會  
Mahabodhi Society of USA

第十一期 2003 年 8 月

1302 Lillian Avenue

Sunnyvale, CA 94087

Tel: (408) 733-4431

<http://www.mahabodhi.org>

### 本期目錄

- 【編輯手札】 編輯室……1
- 【甘露法雨】 佛說進學經 仁俊法師……2  
歐蜀華老師口譯、黃秀玉整理
- 【古仙人道】 佛在人間—息諍三部曲 印順導師……6  
佛法是救世之光—和平與戰爭  
楊皓東及編輯室剪輯
- 息諍三昧 鍾聞瑜
- 【菩提樹下】 從儒家、佛家看息爭止戰之道 蕭長嘉……13  
戰爭的省思 黃柱華  
內和外平息爭端 丘中仁  
危城紀事 雷叔雲  
戰爭！和平？ 陳明章  
代價 美玉無瑕
- 【書齋聊書】 從金閣寺到法源寺 陳曉峰……21
- 【親近善士】 人物專訪 Bhikshuni Thubten Chodron ……23  
雷叔雲，莊雯婷，丘中仁  
人物特寫 歐蜀華居士 鍾聞瑜
- 【心靈舍利】 修行與解脫 陳穎……32  
《攝大乘論》讀書報告 王崇智  
道可行，佛能成 陳立春  
相應正理話瑜伽 張煥忠
- 【法海微瀾】 學會活動 ……36  
讀者來鴻  
會員動態  
精進禪一  
法師開示  
講座紀實  
法界簡訊  
活動預告
- 【酥陀飄香】 涼拌五織、黑豆汁 高淑麗……39
- 【各班簡介】 ……40
- 【活動看板】 ……40

### 編輯手札

雖說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然而緣起世間（尤以人世間）的硝煙砲火，正蓋地瀟天地竄起，無處可逃的人們，在貼近死亡時所展現出的驚恐，看起來是那樣的卑微和無奈。縮小看待戰爭的焦距，兩國間的爭戰就似兩個人的爭執，有單挑雙鬥，亦有打群架、偷襲的，當然少不了勸架的和事佬。在此我們無意討論戰爭的來龍去脈，或對或錯，只是想從人類的貪、瞋、癡發展出的行爲中，去反省它的後續予人類帶來的苦痛、不安，在佛法中有無對症之解方。本期專輯——戰爭的省思，試從仁愛、持戒、護生、忍辱、慈悲、佛陀七不害法的教授中，理出一個安身立命的途徑。仁俊長老的《佛說進學經》如【甘露法雨】般自頂而灌，能使人生出正法欲求，而依教奉行。在【古仙人道】裡，我們整理出印順導師《佛在人間》和《佛法是救世之光》著作中的四篇，關於佛教對戰爭與和平之**最極思擇**，以及會員自阿含聖典中尋覓出的一條止諍之徑，按圖索驥，親取親證，消解熱惱。【書齋聊書】聊的是金闍寺到法源寺——人間有情談愛取與考驗。本期會訊再新增三個專欄：【親近善士】有助於我們在學習求法的過程中，有行於解脫道及菩提道上的智者，作為我們親近學習的對象；此次專訪藏傳比丘尼 Thubten Chodron 以及特寫歐蜀華居士。【心靈舍利】是各會友之讀書結晶，心得分享。【酥陀飄香】刊載會員的拿手素點。除了感謝編輯中的一切促成因緣，更祝福彼等及閱者吉祥悅意，順趣解脫。

## 甘露法雨

…善知識法乳，孳養法身慧命…

## 佛說進學經

仁俊長老開示於 2003 年 3 月 29 日

歐蜀華老師口譯

黃秀玉整理

互相引起鬥爭與作戰，這主要都是希望主宰所造成的。

從佛法來說，一切都是因緣所生，並沒有真實的我！

### 佛說進學經，四雅行爲串

「佛」，以善惡來說，就是貪、瞋、癡完全徹底地斷除。也就是無貪、無瞋、無癡三種善根究竟圓滿。由於有這樣的功德，不論是人、是天，都一致稱嘆釋迦牟尼佛，所證悟的及所說明的實相是真正的、普遍的、徹底的了解世出世間的真理。佛所說的法，是經得起徹底檢驗的，因為佛法是近於經驗論；從自己的覺悟中，覺悟得深刻、究竟、普遍，無論在任何時、空裡，只要我們肯用心去體驗，就能明白佛說的經驗畢竟真實。

從佛所說的法，我們開始發菩提心。以大乘法義來說，就是發大乘菩提心；如果從三乘共義來說，不論是聲聞、緣覺或是菩薩，都發菩提心。但這三種，以菩薩發的菩提心最廣大，因為從因地開始，就含攝了一切法；並發廣大心，修學一切。因此在果地上所圓證的，是一切世出世間的實相。我們現在依佛所開示的法，應當隨時地、隨順地，學習發大菩提心。

學佛，最主要的就是要能精進，並且要能把握究竟佛法。究竟的佛法，是不混雜世間的知見與行爲，精進地、漸漸地深入，便能把握佛法究竟的一面，才可以看清楚一切，內在不爲自我所威脅，對外不爲種種災難所困擾，才能夠一心向上。學，在佛法有一個特殊意義，就是把本能轉成爲淨能。本能是污染的能，我們在世間上，有許多事情沒人教也會憑著本能去做；佛法中所說的淨能，它是了解的智慧，知道什麼是染，什麼是淨。但是凡夫要一下子從染到清淨是不容易的，它必須有一個過渡的方法——就是非常認真地持守五戒。從深、廣面來說，五戒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及軌道。戒持得好才能夠得定，也才能夠運用智慧將染能轉成淨能。若我們不能這樣做（編按：持守五戒），是不可能得到再大、究竟的好處。

「經」的原義是線。好似華鬢散落一地，風一吹就散了，用線將它串成花環就不會散亂。將佛所說的法及其意義，用心地聽，並將其記憶下來，如線貫穿，便不容易散失。本經的譯員（沮渠京聲）是中國北方北梁國人。他雄才大略，雖有安陽侯侯位，卻專心於佛法；他懂得梵文，也習禪定，後來沮渠蒙遜被北魏滅亡後，他逃到南朝劉宋，將大多的時間翻譯經與論。

### 佛法聞如是，般若智中生

經首的「聞如是」，是證實此經是佛所說的。「一時」，是不能夠確定在那個時候，因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東半球、西半球都有時差。佛在舍衛國，祇樹之園須達精舍，「舍衛」是文物豐足，人才輩出之意。而祇園精舍的典故，學佛的人都知道。簡單地說，是祇陀太子供給的樹林，須達長者(給孤獨長者)用黃金布地，買下的園林，建成精舍，供養佛陀。

大賢眾千二百五十人：是早期隨佛出家的，不久他們都證得阿羅漢。大賢眾就是他們不再是普通的凡夫，都是證得究竟的真理，他們的身、口、意都是賢善的，他們的個性是徹底善良的，因為所有的煩惱都已斷盡，三業淨化了，與真理便相應。接著佛對諸位比丘說，有四種正大、溫和、善良又清淨的行為，在待人接物時是很誠懇真實的，這是初學佛法的人所不能缺少的雅行。它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所必然遵循的軌道。智慧與慈悲在佛法中是配合起來，對於真正修學佛法的人來說，他的智眼敞開了，就能見到佛法。智眼敞開，看破一般人所執著的真我與實我，便慈悲心湧現，能夠在生死中救度眾生。而佛法中的「丈夫」，並不光指男性，它也包括女性。例如說，佛陀的姨母涅槃了，佛參加姨母的喪禮，親自抬棺外，並說：「要說大丈夫，姨母就是！因為她了脫生死，證得阿羅漢。」因此，只要有志向的男、女，在佛法中都可以稱為丈夫。至於「達士」，無論是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上，或在此界、他方的空間上，對於一切真理都是徹頭徹尾、真正地通達的人。因此，他不為時空所限、所困，並能恆常地奉行四種雅行。相反地，此四事是不才愚癡的人所不喜歡、好樂的。愚癡的人，並不是說他們沒有世間的學問或知識，也許他們的學問、知識非常的廣闊，但他們不能通達三世因果，或許他們主張唯物論，認為人這一生過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這是真正的「不才愚夫」，四種雅行是他們所不好樂、恭敬、奉行的。什麼是四種雅行呢？

### 世出世清淨，履孝慈施道

孝事父母，悅色養足：人有人的根本，從因緣來說，我們是父母所生，尤其是母親在生養我們時，是非常痛苦的；而父親為了教養我們，用盡一切心血。他們都是為子女好，因此我們要孝順父母。而我們孝順父母的態度要能夠悅色，用一種歡喜的態度來供養他們。

守仁行慈，終始不殺：佛陀講慈悲，主要的是注重人類的生命，對於一切微細的生命也要保護。因為好生、畏死是一切有情的本能，守仁道表現的是慈悲，關心一切會痛苦的眾生，始終不殺！也就是從始至終，持守五戒，從現在乃至未來成佛，都堅守絕不殺生。

惠施濟乏，未曾悋逆：對缺乏物資或缺乏真正智慧的人，都用惠施的觀念來救濟。例如對於物資缺乏的眾生，我們可以用經濟幫助他；有些人雖然知識高，卻沒有智慧領導知識，造成許多精神上的困擾，有智慧的人，才能用有力的語言來引導，解除迷惑。對於自己所擁有的，沒有半點悋慳；有人來要求（編按：只要合於法及律），都該布施出去。依佛法來說，布施的態度甚至比布施的東西還重要，我們在行布施時，應該存著歡喜、恭敬的心，雙手恭敬地奉上，有些人雖也有同情心，但布施時多少帶著一點輕視，這不是真正的布施。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大，向過去久遠來看，實在是我們欠人的東西太多，也許未曾選過。現在聽聞佛法，可以去除慳貪心。要知道欲界的煩惱很多，其中有兩種煩惱是常常出現的：第一、是慳貪心；對於我們的財產認為是自己的本領賺得的，就儘量地享受，這樣布施的心就小了。第二，是嫉妒心；如果有人的條件良好，就存心去傷害他。現在我們聽聞佛法，明白我們過去受人幫助，現在有機會報答，實在不該慳吝，應該好好地以恭敬心來行布施，因為到現在才有機會開始償還宿債，同時減輕人與人鬥爭。

遭值聖世，捐榮履道：我們應該慶幸，遭遇到佛出世（編按：有佛法）的時代，對於一般人看做無上光榮的富貴榮華及地位等等，其實是，它若曇花一現，並不是究竟安身立命之處；而真正的安身立命之處，是能夠永遠發大自己的生命，要好好地修學履行正道，將自己一切負面（編按：貪、瞋、癡），都淘汰清淨，並領導許多人走上正常光明的大道，了脫生死，完成佛道。

### 簡偈道頌意，重說四雅行

在說完上面的四種雅行之後，佛陀重新以簡單的語言（頌），將前面的長行再講一遍。

智者稱孝：有智慧的人一定會時時地、儘量的，提倡、讚嘆孝道，並盡孝道。

救命慈活：對於任何生命都時時以慈悲心對待，能夠讓人活得更好；必要時，寧願自己受苦，也要使人生活的比自己還好，這就是慈悲心的表現。

放施普給：我們用一種開放的心胸，將自己所有的一切布施出去。要知道，這一切並不是原本就有的，都是由父母所教養、栽培知識、智慧等，才有現在的一切。而父母的一切又是那裡來的呢？這都是久遠以來，從種種的道德力量及良好的關係，代代相承來的。因此，才有父母，也才有自己。如今，有人困

苦了，而我也有能力，應當去幫助他們；因為過去這些人也曾經幫助過我，如果我們能常常如此的觀想，那麼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係就無窮無盡了。在此，我要小小地說一個道理，有些人一時發心去做大布施，他可以忘了自己，但這種心是從有漏的善根發出來的，如果這種心能夠自有漏的善根進一層地去發展時，那麼布施的這一切行爲，只不過是還債而已，並不是我給了人家什麼，這樣我們就能夠向無漏的方向去發展。如果是以有漏的心來布施，碰到某種境界時，就會發生許多問題。從佛法來說，有漏的發心，它的果報是存在的，雖然，當時用一種歡喜心來布施，功德仍是有的，但於未來後悔了，就沒辦法進一步地向無漏的方向去發展。因此，真正的布施，一定會與無漏相應，在布施中得到智慧，以智慧引導布施，從無漏功德中向上、向究竟。

超俗崇寂：在學習上面三種雅行後，應更進一步的將我們的眼光及心量超越至心地平靜，沒有動盪的境地。寂靜就是涅槃，翻譯成中文就是滅的意思。滅不是說原本有了什麼東西，現在又用什麼方法（甚至是殘酷的方法）去斷除、消滅它。我們從有漏、有煩惱中，所引起的種種活動都是在流轉，現在修學佛法，也知道對治煩惱的重點——貪、瞋、癡。這三種煩惱，簡單地說，就是貪與癡兩種根本，因為瞋是在貪裡。有了這兩種爲害人類的煩惱，我們就不能安，也不能調和身心。現在我們將大煩惱控制住，徹底的、一一的破除，無論是粗的或是細的，一切的妄想及不好的行爲，我們都徹底的清除、遠離了，我們的內心是清淨的，便能得到究竟的解脫；這就是滅。所謂的滅，就是徹底的新生。例如病人遇到良醫，能夠處方；病治好了，也就得到了健康。佛法也是這樣，斷除了煩惱，就得到清淨的解脫。

### 雅行明士習，平能至無爲

如是正業：就是上面的四種正業，有智慧的人，不斷地薰習、修學，久久就能與所修的法門相應，漸漸地就與真理融合成一片。

明士所習：「明」與「平」是兩個相應的道理。修學佛法的人，能以智慧深刻的、一層層地去觀照許多執著有我；以我爲真實、獨立、永恆的眾生。請諸位注意；如果我是真實的，我就不該有病。如果我是獨立的，那麼我什麼關係都不需要，因為我可以獨立、有大神通，要吃喝什麼就有什麼，但這可不可能呢？如果我是永恆的，這世上，有人就可從久遠以來一直活到現在，但這也是不可能的！甚至，佛也要滅度。有了上面三種錯誤的見解，接下來，這個我就要去主宰、操縱一切，凡事都要聽我的支配，受我的宰制。如果我有勢力，你也有勢力，兩方都要主宰，便互相引起鬥爭與作戰，這主要都是希望主宰所造成的。從佛法來說，一切都是因緣所生，並沒有真實的我！如果有一個獨立的我，也就不需要因緣幫助了。佛法是一種經驗論！讓我們了解現實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情況，「明」是化除了一般人執著的真我，對內來說，就不會再去主宰一切。至於「平」是什麼呢？它就是平等。聽聞正確的佛法，照著修行，人人都如此聽聞、發心、修學，大家都可以成佛，人與人從平等的來說，要好好的尊敬彼此，能夠平等，就能夠容得一切人。外在的人緣、人脈，便漸漸的發展良好、廣大，久久地聲氣相通，就能夠因緣無限。我們一般人，動不動就瞧不起別人。這世界上，最恭敬一切人的就是佛。他沒有絲毫高慢的態度，他知道，現在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過去一切人的幫助。法華經裡有一位常不輕菩薩，他見一切人，都是一片恭敬；他甚至捨比丘戒，見一切人都禮拜。吾人有一個嚴重的煩惱，就是高慢心。認爲自己有能力去獨斷、操縱一切，可以以高壓低，佛陀深知，他過去受許多人的幫助，現在才能成佛，所以他用一種平等心去恭敬一切人。

如果真正了解「明」，也能實踐「平」的時候，這就是聖人的境界。行爲與善根都具足，會有什麼果報呢？就是「定至無爲」！「爲」是造作的意思，我們許多人都是爲了自己來經營，如果修學佛法的人，光爲自己來經營、計算、造作，我們所想的都是有所得，這是生死、有漏、痛苦的根源。真正悟了聖道的人，不會爲自己想退路——一切要有保障，要安穩、要很高的生活品質。他會想，我們欠人的太多，應該要儘量的去奉獻給一切人。如果光爲自己想退路，在現實上，是增加自己的貪，也增加了未來的困擾。因此，要用一種無爲的心來清淨自己、堅強自己。

### 心行莫懈怠，默定學遵義

佛告比丘，復有二法，若在閑宴，或處大眾，心行莫懈：進一步地，佛陀告訴諸位比丘，還有兩種方法；就是在閑靜的環境裡，或是與大眾相處時，應注意自己的精神活動，也就是注意自己的心行，切勿念懈怠。按照經論來說，劫功德的賊，莫過於懈怠。「功」是力能克己，它有克服自己種種缺點的力量。「德」從慈悲面來說，是儘量地爲人，絕不爲自己貪圖些什麼。懈怠是一切累積功德的賊，應該能克己或幫助人的，卻因懈怠而無法做到。修學佛法，要能夠真正的振作精神是很不容易的！一般人都主張睡眠要

睡得好、睡得充足，身體才會健康。一般坐辦公室和學佛的人，表面上看起來很緊張，但是由於不能振作的關係，就會常常打瞌睡，不能振作的人，不容易有真正的智慧。要知道「多胖亡國」，伊拉克在打戰，胡筭檢視士兵，希望他們能夠減肥；如果國內有許多胖子，國家很容易滅亡的。人要能夠振作，睡眠固然重要，但是睡多了，精力未必充足。拿破崙將軍每天只睡四個小時，但對於士兵的名字都能記得。當然，我們人是不能不睡的，這樣眼睛會瞎，腸胃也會不好。一般人睡五至六個鐘頭便足夠了，人睡久了，對身體反而不好，容易中風。

靜寂賢聖默定，博學講論遠義：接下來，佛又說兩種法；其一、內心是完全寂靜的，不為煩惱所擾動，行為也正常；因此，心神默定。「默」，是沉默，是涅槃的別名。了解涅槃道理的人，內心是澄清的。其二、無論是在家居士或出家僧尼，都要能夠好好地博學。博學有兩層意義；第一、凡是對佛所說的一切法門，都能發廣大心，普遍地、一一的，按照層次去修學。第二、在聽聞某一法門時，能夠將心力集中，一門深入，一心不亂的來貫通一切。本文所說的博學是通於這二者。而深邃的「邃」字，是精深微妙的道理。整體的佛法，其重要的核心在於空。「空」，並不是說什麼都沒有，了解空就能懂得緣起。一般人執著有個自性或自我，認為它是永遠有的。然而，人並不是本來就有的，他是由種種因緣所生得的。污染的因緣能感生死之因，相反地，清淨的因緣就能夠證入無漏的解脫。了解空、懂得緣起，就能夠明白一切都是如幻而有的；不像一般人執著：有是永遠的有，空是斷滅，以為人死後就什麼都沒有。這是大邪見！從佛法深義來說，它是真空幻有，能夠懂得沒有自性及自我，就不會偏那一邊，能夠把握中道，看清楚一切相、一切境界時，便不生執著，知道是幻緣所現，沒有絲毫實際。運用智慧，就能夠建立世出世間的一切功德；如果運用錯誤，就會墮落到最痛苦的地方，也就是地獄、畜生、餓鬼道裡。深邃所現的就是真空與幻有，它們都是因緣所現，因此能不為如幻的境界所困，能夠自由自在，在空中看清楚一切，來往就不受限制，便能得到究竟的解脫。現在再加少少的說明；真正的無為，它是勝過有為的。我們要從無漏的心中去發有為的心。有為與有漏在相同的方面來說，有為就是有漏！但從不同的地方來講，真正的有為，就能夠為眾生、為一切有情來發心，而不為自己有所得。這種有為是一種真正的殊勝；一切的功德，都是由這裡生起的，真正懂得無為的，才能夠發大有為的心。

### 食法二種施，遷神至究竟

又有二施，飲食美味，以安身命，敷散經典，開悅悅聽；又有二種佈施，第一是以所做的一切美食供養人，讓受供者身體安適。第二是以佛法的經、律、論，將它深刻的含意，一一的解釋清楚，微妙的佛法、道理，能夠廣開，調理出來，使聽聞的人，心生歡喜。如此敷散經典，聞者內心調柔，也就能夠接受佛法。

食施安身，法施遷神，一事雖快，法施為最；至於二種佈施的利益；第一、施食能讓人身心安暢，第二、法施能夠讓人的精神徹底的改變。人要能徹底的改變是不容易的！變有二種，一是迷變、一是覺變。迷變是在生死中，忽而變成天、人，忽而變成地獄、餓鬼、畜生等。覺變是聽聞、學習佛法，在覺悟中，向上、向善、向究竟，這種變是徹底的，它永遠向光明邁進。這兩種佈施都能夠使人得到快樂；但是比較說來，法施比食施更重要，因法施能夠讓人在逆境中徹底地調過頭來，向究竟、清淨邁進。

### 妙法滌癡著，覺了出塵家

念演妙法，宣慧莫癡：是以，比丘們能夠集中心志，念演微妙的佛法，淨化自己的心念，念力強了，久久就能夠一層一層地步入甚深的佛法。一旦弘法、講說，語言流利、通暢，意味充分，使人聽聞佛法後，能夠醒腦覺眼。我們要知道，人有三種殊勝是超越一切天人的。第一是憶念勝；人的憶念力是很強的，我們的人腦是文化之庫，它能將所學的，深入記憶。第二是梵行勝；梵行分為兩方面說，一是包括所有的道德，一點都不苟且。二是涅槃的意思。第三是勤勇勝；一般宗教認為我們是天神所創造的，可是依照佛法來說，這個世間是我們的業力所創造的。人間或淨土是由人的業力或者是清淨心所創造。人具有這三種殊勝，才能夠振奮地負擔起責任；由此可知，要得到人身是很不容易的。在學習佛法以後，要好好的發心修學清淨無我的智慧；不能再如過去一樣，對真理不了解，而成了癡人。

既自洗濯，并淨塵著，如是道法，永度無窮；洗濯是洗滌自己的煩惱，同時，也要淨化眾生，使其不再執著世間一切的成見。這種道法，久久地便成爲一種無盡的作用。

乃名出家，具足覺了：在無形中，能用心地，念念見佛，在有形中，能處處爲人，此乃名之爲出家法。其實出世間法，不論是在家人或出家人，都應有這種觀念；也就是說，在家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能夠發大心。簡單的說，出家的「出」字，就是能夠不再像過去一樣，爲無謂的事困擾自陷，或是退卻下

來。它的精神是堅定的，能夠向上邁進，通達佛道，並能提住自己，也能提住眾生。因此，將自己及許多人帶領向上，照了普遍的真理，拔除眾生的痛苦，這是出的第二層意義。

佛說經竟，比丘歡喜，作禮受教：釋迦牟尼佛說完了這部短經後，比丘們都非常的歡喜，並向佛行恭敬禮。因為受了佛陀的教化後，經已成為步上做人、做事及成佛作主的軌則了。\*

仁俊長老，江蘇泰興人。少七歲出家十七歲受具足戒，曾隨印順導師學習並教學。長老奉諸雅行，志性堅強，悲深願切，為荷如來家業，為多惱眾生勤學勤施，法雨普濟。雖八十四高齡仍定時筆耕於正覺之音，瑣語代信，激勵學人不敢稍懈。長老律己雖嚴，然悲心軟腸，親學四眾無不歡喜樂近。編者曾詢長者身體輕安否？答：「不知道！」，呵呵然笑。老人勇猛弘法，八十常作十八想，是位最該親近的尊嚴善知識。（編者識）

黃秀玉，臉頰旁的深深酒窩，讓人想起智慧如海的諺語，斷續學習《雜阿含經論會編》多年，安定的心總停泊在佛法裡。燒得一手好菜，叫發願飲食知量的《瑜伽師地論》班同學，於飯時捨願就食，一掃而空。喜好戶外活動的她，佛法裝在囊中，滿滿的去，滿滿的回來。善哉！秀玉！（編者識）

## 古仙人道

…爬梳根本教典，直探佛法原點…

## 佛在人間—息諍三部曲

印順導師

佛法是救世之仁

楊皓東及編輯室整理

有人說：「世界上，唯有人類自己能毀滅自己！」

這句話多沈痛，多麼能使人反省！

唯人類能毀滅人類自己，也唯有能救濟人類自己。

世界上，各式不同的苦難很多，戰爭只是一類，國與國之間，是不能隔絕而沒有關係的；有了關係，也就不免有了問題，問題就擴大而成「天下」的了。古人所說的「天下」，是全人類，也就是現今所稱的國際。一般來說，老、病、死引起的憂苦，雖僅是個人的，卻是最基本的（也可說最原始的）；一切問題，一切苦痛即使解除了，而每個人的老、病、死苦，還是存在的。佛法是說：物產的增加，政治的革新等，對人生苦厄的解除，幸福的增進，雖極為重要，而最根本的，還是每個人理性的智慧，與道德的提高。消除種種不良的心理因素，淨化自己的身心。重視個人——根本的革新與完善，才能徹底的解除苦厄，實現個人、家庭、國家、國際的真正幸福。否則，不重視人類自己的修治革新，一味向外求解決。覺得別人不好，起來打倒他，而不知問題並沒有解決。因為代之而起的一群，每人自己都具有同樣的問題。覺得物資不足，盡量向外求發展，而不知物資的發達，與個人的福樂，國際的和平，不成正比例，而還是那樣的鬥爭與迫害。以佛法的觀點來看，一切憂苦，一切問題，是依人類自己而存在。唯有從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改善，自己的解決中，才是根本而徹底的辦法。從內心的猜忌，語言的論諍，到身體行動上的鬥爭，戰爭，都是諍；諍是世間不和樂的別名。為什麼會諍呢？經中告訴我們，「愛欲」是諍的原因。內心有貪愛的煩惱在作祟，所以就不斷起諍，諍就有憂苦。

\* \* \*

《義品》說：「趣求諸欲人，常起於希望；所欲若不遂，惱壞如箭中」，為了獲得，為了保存，也就展開了鬥爭。要得到，每不問是否合理；每從損害別人中，達到自己的目的。既得的財物、權益，為了保持，永久的持有，也就不問是否正義，別人是否因此而受害了。這一切，都是以「欲愛」為根源的。「欲

**Comment:** 即：(一)契經(梵 sutra, 音譯修多羅), 又作長行。以散文直接記載佛陀之教說, 即一般所說之經。(二)應頌(梵 geṃya, 音譯祇夜), 與契經相應, 即以偈頌重覆闡釋契經所說之教法, 故亦稱重頌。(三)記別(梵 vyākaraṇa, 音譯和伽羅那), 又作授記。本為教義之解說, 後來特指佛陀對眾弟子之未來所作之證言。(四)諷頌(梵 gāthā, 音譯伽陀), 又作孤起。全部皆以偈頌來記載佛陀之教說。與應頌不同者, 應頌是重述長行文中之義, 此則以頌文頌出教義, 故稱孤起。(五)自說(梵 udāna, 音譯優陀那), 佛陀未待他人問法, 而自行開示教說。(六)因緣(梵 nidāna, 音譯尼陀那), 記載佛說法教化之因緣, 如諸經之序品。(七)譬喻(梵 avadāna, 音譯阿波陀那), 以譬喻宣說法義。(八)本事(梵 itivṛttaka, 音譯伊帝日多伽), 載本生譚以外之佛陀與弟子前生之行誼。或開卷語有「佛如是說」之經亦屬此。(九)本生(梵 jātaka, 音譯闍陀伽), 載佛陀前生修行之種種大德行。(十)方廣(梵 vaipulya, 音譯毘佛略), 宣說廣大深奧之教義。(十一)希法(梵 abhūta-dharma, 音譯阿浮陀達磨), 又作未曾有法。載佛陀及諸弟子希有之事。(十二)論議(梵 upadēśa, 音譯優波提舍), 載佛論議抉擇諸法體性, 分別明了其義。此十二部, 大小乘共通。然諸經或稱惟方廣為大乘獨有之經; 或謂除記別、自說、方廣外, 餘九部皆屬小乘經; 或謂除因緣、譬喻、論議外, 餘九部皆屬大乘經; 或有以譬喻、本生、論議外之九部為九部經; 又有以除自說、譬喻、論議外之九部為九部經。惟九部與十二部二種分類中, 九部之說法較為古老, 但卻較有力。上所謂九部經, 又作九分教、九部法。又此十二部究攝於經律論三藏之何者, 諸論亦有異說。〔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八章(印順)〕p344

愛」的擴大起來，就是人與人相爭，家與家相爭，族與族相爭，階層與階層相爭，國家與國家相爭。爭的發展起來，不但是口舌相爭，更利用手、石、刀杖等武器，互相傷害殺戮。宗教界，爲了「見欲」，各執自己的見解爲最上，誹謗別人，而引起信仰與思想上的鬥爭。我人所知所見的本來有限，帶著錯誤的眼光，卻堅決的執著自己的見解。這不是生盲摸象一樣嗎？多少人打著真理招牌，喧囂競爭。世間怎麼能不是苦惱無邊呢！意見不同而引起多少論爭，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論爭時，只有自己是對的，抹煞對方的一切，這種「見爭」，就是最嚴重，最危險的思想問題。「見爭」是何等的愚癡！何等的危險！這種極端的，宗教與政治上的「見爭」，不正是我們這個世界，混亂苦惱，陷於人類文明毀滅邊緣的根源嗎？如見解與個人（團體、國家）的利害相結合，那就更加堅執，甚至使用邪惡手段，以維護自己。人類就在這樣的「見爭」下過活。慢，如表現在氏族或民族中，那就是氏族（種族）或民族的優越感。慢，特別是深潛於內心的，好像並不嚴重，而引發出來，在家庭、社會、國家、國際中，正是世間多苦多難的重要因素。要求自由的支配一切，要在所有的無限擴大中去實現（人類的向外開展根源於此）；而不知越是擴大我所有的，也越是受到一切的制約而不得自由。人就是這樣的追求自由，而以還是不自由來結束一生。人類，是精神、物質（「名色」）的和合體。依種種關係條件而形成，也依種種關係條件而延續。人生是無常的人生，無我（主宰）的人生。並沒有固定不變的、常一主宰的自我可得。不能正覺緣起（無常無我）的人生，而直覺有我。這種「我癡」，爲「我慢」、「我見」、「我愛」的根源，爲「見爭」與「欲爭」的根源。佛要我們少欲知足，是要我們不因過分欲望而焦渴不安，不因欲望而走上罪惡，製造紛爭，並不是要我們永久的貧困。如人人依此而行，則人與人間因物欲而生爭執的問題，必然減少。擴大來說，國際間侵略與剝削的禍害，也一定隨著減少了！

\*

\*

\*

任何集團，如因利不均而引起內部不和，遲早必遭崩潰。一個國家，如國內貧富過於懸殊，必造成嚴重局勢；國內的禍亂，或引起外來的侵襲。「利和同均」，從前是僧團所應遵守的；而現在看來，這是社會經濟所應共守的大原則，應該作爲理想以求其實現的。從效用來說，布施可使貧富不致於過份懸殊；窮困者得到救濟，也不致陷於苦難，或引起諍亂。而布施者能養成損己利人的品格，不會作物欲的過分追求。凡財物的布施，均含有減少物欲，節制物欲的意義。如物欲而受到限制，那因物欲而引生的爭執與憂苦，也必然減少，而同得和平與安樂了。佛法針對物欲引生憂苦而立戒，能依戒持行，避免由物欲競爭而引生的憂苦，就是促進人世和平與安樂的好方法！由於種種偏執，自以爲是，形成思想問題；發展擴大，甚至成爲世界和平的莫大威脅。對治偏執，佛陀是一貫採用「緣起」的立場；緣起即「中道」，中道即不落於（兩端的）偏見。緣起法是無常性，無恆、無定、無常的必定是無我的。知道無我，就不應以自我爲中心，就會尊重別人，與人和諧共處。無我正見，能治眾生無始以來的病根——自我中心的錯見，要大家以無我的實踐來利益眾生。如以無我精神來處世待人，自然是正確合理的事行。不固執己見，也就不會因我、我家、我族、我國，而引起人間的無邊痛苦了！近見有人說：世界上，沒有其他的能毀滅人類，唯有人類自己能毀滅自己！這句話多沈痛，多麼能使人反省！唯人類能毀滅人類自己，也唯有人類能救濟人類自己。歸根結蒂，只是人，這是合於佛法觀點的。個人不好好的作，個人就受苦難。家庭不好好的維持，家庭就多苦多難。國家不好好治理，國家就多苦多難。佛法是真能救治人世憂患的良藥！佛法的正確性，就是將一切問題，歸結到我們自己。因而，真要拯救世界的擾亂，救濟人類的憂苦，唯有信仰佛法。不過，單是信仰，是不夠的，必須了解佛法，對佛法的精神與義理，用到自己的身心上，用到家庭上，用到社會政治上，用到物資上，知識上，團結上，才能達成這救世的大目的。

\*

\*

\*

人類的一切憂苦艱困，應從苦痛原因去解除，也不能忽略自身適應能力的增強。「顧戀過去，耽著現在，希求未來」，什麼都放不下，怎能不辛苦呢？個人與群體的問題與解脫，世法與出世法，在原則上是一貫的，只是程度的淺深而已。煩惱眾多，貪愛，瞋恚，愚癡，慢，是根本的；因爲煩惱多，人的憂苦也多了。要解除憂苦，非除煩惱不可。正如要求世間和樂，共享太平，就要大家能反省，能節制煩惱一樣。在我們的認識中，不論見聞覺知，無不帶有「惑亂」。惑亂，是一項似是而非的感覺：這種與真相不符的認識，認識的境界，有一種誘惑性，欺騙性，使我們以爲真的如此，而爲他起貪，起瞋，起一切煩惱。由此可知，煩惱的生起，從不能正確認識境相的顛倒錯亂中來。那末要斷除煩惱，當然要於一切境界如實覺了，看清他的真面目，不受蒙蔽，不受欺騙，煩惱才會徹底被降伏，憂苦也就可以徹底解決了。一切法都從因緣生，煩惱也不例外。由於我不能正確了達而生迷著，煩惱就接踵而來；憂苦又隨逐煩惱而來。如正確的覺悟，不受誑惑，那就煩惱消失，憂苦也就解脫了。感官所得來的，都含有一種惑亂性。人類的一切感官知識，及依此而發展的一切知識，都不離惑亂，也就一切認識都有問題，都有錯亂。如不把這惑亂我

們的錯亂根本，找出而解決他，糾正他，那我們將永久在虛妄顛倒中生，永不能體見真理，也就永久在憂苦當中。眾生在迷妄中，執常執我，受情意所播弄，所以引生內心無限的憂苦。解脫憂苦，根本是智慧，通達緣起性空的智慧。1.「以智化情」：了達緣起的事理真相，不為境相的惑亂所誘惑。2.「以智契理」：要以智化情而解脫憂苦，就要「以智契理」而遠離迷妄。緣起性空的真智慧，就是契理化情的要著。3.「以智興悲」：能照見一切皆無自性空，也就能了達一切如幻如化。大乘佛法，以普利一切眾生為目標，就是從緣起性空中來。「以智化情」，「以智契理」，「以智興悲」——應用於自己的解脫憂苦，就是「自利」。應用於為人，解除世間的憂苦，就是利他。根治世間迷惑，而引導眾生從憂苦中解脫出來，這是佛法的救世觀，也是佛法的大慈悲。惟願大家在三寶的加被中，遠離苦厄，獲得永恆的平安！\*

## 佛法與人類和平

和平並不能從空洞的願望得來；  
缺乏理智的和平願望，每招來戰爭的苦難，  
害了自己，鼓勵了敵人。

和平本為人類一致的願望，在飽經戰爭苦難，或時局惡化而瀕臨戰爭邊緣的時候，人類的和平願望，也就更為迫切起來。然從古來今，人類一直在仰望和平，祈求和平，而和平始終不容易獲得。要求和平，必須探求和平的意義，不容易和平的癥結，而探索那達到和平的坦道。我們佛教徒，對於和平的願望，無疑比一般人懇切得多。我們應接受佛陀開示的聖訓，去把握和平的真義；應仰承佛陀的慈悲願力，而盡著為實現和平的努力！和平並不能從空洞的願望得來；缺乏理智的和平願望，每招來戰爭的苦難，害了自己，鼓勵了敵人。一般所想念的和平，大抵與沒有戰爭或戰爭停止同一意義，這是並不正確的。如甲乙兩國相爭，甲勝乙敗，乙方簽訂了賠款，割地，甚而接受征服、接受奴役的條約。這那裡是實現和平！這是弱肉強食，強迫承認不和平的戰爭惡果。真正的和平，決不能實現於不平等的基礎上。和與平，有著相互的依存關係，失卻一端，即會失去一切。經過重重糾紛，在長期歷史中造成的世界現狀，不平等是到處存在的。如基於不平的現狀，企圖不平的維持，那雖然宣傳博愛，鼓吹合作，也只是維持不平等的和平偽裝，彼此間終於不免情感惡化而嚴重的不和。和與平，必須相依共進，從和諧合作的空氣與方法中，進求平等；從平等的基礎上，感召大家來和諧合作。真正的和平，才會接近人間，到達人間。

\*

\*

\*

依佛法說：內有不和（不平）的心因，外有不平（不和）的事緣，彼此相互影響，這才興風作浪，造成從來難得和平的局面。不和，佛典稱之為諍。諍，見於語言文字，見於行動，而實深刻的存於內心。扼要來說：內心的諍有二：一、見諍；二、愛諍。這二者又根源於「受」與「想」，所以稱受想為「諍根」。《眾義經》說：「各各自依見，戲論起諍競」。真的，誰不自以所見為正確，誰不執己見而排斥他說。從認識缺陷性而來的見諍，一向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宗教與哲學者，由於見執而聚訟紛紜，釋尊早就為我們說破。以愛欲的習見，而想攝屬為自己，以為屬於自己，已含有嚴重的錯誤。何況經濟的物質生活，從個人說，決非一人所能完全取得，終不免陷於無限欲求而永不滿足。從大眾說，你以愛欲而想佔有，不斷的佔有，他也想佔有，無限的佔有，當然要引起衝突，而成為不息的鬥諍。這一由於物欲而來的諍競，釋尊更說得分明：「以欲為本故，王王共諍，民民共諍，國國共諍。彼因共相諍故，以種種器仗轉向加害」。這種家庭、社會、國際間的鬥諍，古今有何差別？不過現在多了飛機、大砲、原子彈、毒氣等而已。廣泛的說，內心的一切活動，無論為感情的，意志的，知識的，凡不能正確而恰當的，一切是諍，一切是「煩動惱亂」，不得和諧的安寧。所以說：「一切煩惱，皆名為諍」。一切煩惱中，重要而根本的，是「愛」、「見」、「慢」、「無明」。由於個體獨存的錯覺，在接物待人時，總是自他對立而著重自己，流露自尊自大的我慢。即使是事實所逼，自慚形穢，自卑中也不脫「卑慢」的因素。從深細的自尊自重感，發展為妄自尊大的優越感，控制一切的主宰欲（權力欲）。現實是不能盡如人意的，因而轉化為瞋恚、忿怒、敵視、仇恨、怨結、殘酷。見從識別而來，愛從領受（情）而來，慢從形成個性的意志中來。這三者，同為不能正確而恰當的心理活動，無明是這一切的通相。歸根結底的說，內心的根本諍因，是無明——不能覺了自我的迷蒙。這是世間不得和平的諍因，也是人生不得解脫的錯亂根本。

\* \* \*

釋尊曾標舉僧團和合的三大要素，為「見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均」。這指示了和合必基於同一（平等），而不同即無法和諧的真理。見是思想的；戒是戒條、法制、規章；利是經濟生活。一切諍事，總不外思想、法制、經濟。這三者的不合理，不平等，是外在的諍緣。由於外在的（不和）不平事緣，引發內心的不和（不平）心理；由於內心的不和（不平）因素，加深了事緣的（不和）不平狀況。內因與外緣的交織，世間是一直在動亂中，鬥爭中，想望和平而始終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如依佛法來說，諍因與諍緣，有著互相推動促進的關係。世間不和不平的種種諍事，都由於內因外緣。

\* \* \*

在自他關係中，我們怎樣處理思想、法制與經濟的問題？對於和平，有重於事緣的人間和平，重於心因的心地和平，事理兼重的究竟和平。依平等和合的意義，而論到國際間的和平，思想方面，應為自由的溝通，不能憑藉武力，財力而為有組織的文化傾銷。某一國家，某一國際組織，運用武力財力以及其他力量，傾銷他的整套思想，尤其是獨斷而排斥一切的思想。無論是宗教或政治，都是一種極惡劣的罪行，帶有濃厚的侵略性質。國際間的思想交流，應純為自由的傳譯，自由的介紹；文化傾銷的職業家，應禁絕其往來。對於這種懷有征服與統治的野心家，必須認清他的面目而不受欺騙。政治方面，應尊重區域文化的不同情態，民族文化的不同傳統，誰也不應該專以自己愛好或行而有效的政制，衡量一切。不能以武力財力為後盾，從外加以壓力，從內加以挑撥；或者利用外交特權，進行煽動，強迫實行自己的政治制度，以達到政治控制的目的。經濟方面，應通力合作。工業先進的國家，應自動放棄不合時宜的特權，不合理的利益。援助落後地區，更應避免經濟剝削。國與國間，如存有經濟掠奪的現象，是不能實現全面和平的。依此而論，號稱自由民主的國家，還不夠和平的水準。契合佛制三和原則的社會，國家是傾向於大同的國家；國際是不礙國家的國際。

\* \* \*

外在的事緣與內在的心因，有相互的關係；如外緣的諍事，逐漸趨向和平，內心的諍因——有關思想的偏見，有關權力的我慢，有關經濟的貪欲，也受到限制，而自然會漸漸淡薄起來。政治修明的國家，民眾的道德，每不需勸教而提高，即由於此。同時，真正和平工作者，如調治身心——修正智而伏偏見，修慈悲而伏瞋慢，修戒定而薄貪欲，這對於以身作則而實踐的和平工作，必更有力量，更易成就。我執為本的煩惱根源淨除了，從我執而來的瞋慢、貪欲、執見等，也不再存在。這樣的心地和平，名為「無諍論處」，為佛弟子身心修持的目標。從此心地的和平與自由，流露出的身心活動，待人處世，決不會違反人世和平的精神。佛制教團的真和平真自由，可以作為最有力的證明。

\* \* \*

大乘法，不但淨化自己，淨化眾生，更淨化國土，即證明環境對於人心的重要性。究竟而完備的和平，屬於佛法。我們的讚歎，歸於佛陀！\*

## 佛教的戰鬥觀

**佛教透視世間的無常、苦、無我，而推行善生共存的世間法，  
是立足於生存意志奔放的基點，出發於人類共同的要求。**

眾生中的人類，充滿了喜樂自由生存的熱情，它有內我的渴愛（自體愛），境界的貪戀（境界愛），無限生存的欲望（後有愛），它的一切活動，無不以和樂的生存作中心。但是 生命的活動，有喜樂也有悲哀，有和合也有離散，有互助也有戰鬥。愛好生存，就不能避免戰鬥，戰鬥從求生而來。生滅滅生的狂流，充滿著生存的喜樂與愛好，而生存的實相是苦惱，所以《雜阿含經》說：「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諸行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有樂必有苦，有愛必有瞋，你要求生存就不能避免鬥爭，這是世間的實相。如果是世間，世間永遠是這樣，除非你能截斷要津，破網而遊！佛教，在第一義的理智生活，側重無常、苦痛；在情意本位的世間法中，卻向來歌頌無諍的和合，唱道和樂共存的道德。這在佛教的誠條中，表顯得最為明白：不傷害他人的生命（不殺生）；不掠奪他人維持生存的物品（不盜）；家室，是種族生命嗣續的組合，所以不得因滿足自我的肉欲，而破壞他人家庭的和諧（不邪淫）；人類和樂共存，唯有互諒互信，才能實現社會的和諧，所以不得欺詐（不妄語），不挑撥離間（不兩舌），不惡意的批評罵詈（不惡口），不作誣盜誣淫等無益的戲論（不綺語）。佛教透視世間的無常、苦、無我，而推行善生共

存的世間法，似乎奇特，其實理由很簡單：無常不是斷滅，和樂自在不無相對的價值。佛教的人乘法，是立足於生存意志奔放的基點，出發於人類共同的要求。和樂共存，不論它有否絕對性、可能性，它永遠是人類的共欲，是人生歷程中的正軌。照樣的，不論鬥爭是否罪惡，是否可以完全消除，它也永遠是世間的實相，與生命同其終始。

\* \* \*

佛教理想中的輪王政治，在推行和樂共存的仁政。這仁政王法，不及賢聖法律的深入、徹底，但能更普遍的使人類甚至一切動物，生長發育在合理而和諧的程序中。生存的道德律，是仁政的綱領，但輪王必有一「主兵臣」，這等於說：離了為正義與自由的武裝，就無從推行和樂共存的仁政，戰鬥並不一定是可咒詛的。推行仁政的領袖，要具備種種的條件，第一是：「軍眾淨潔」（《正法念處經》）。軍眾，不但是第一，並且還需要純一不雜，具有崇高理想的淨潔的軍眾。為自由正義而戰的武裝，才能確保無爭的和樂共存。凌奪是世間的實相，戰鬥是人間常事，釋尊不否定戰爭，問題在怎樣才需要戰爭，要怎樣戰爭。為掠奪爭霸而發動的侵略戰，自然是佛教所反對的。反之，在被侵略方面，釋尊本身就曾教他們備戰。「治國七法不危之道」，劈頭的第一條，就是：「修備自守」（《般泥洹經》）。如能上下一心，內政修明；能「常自警策不放逸」（《雜阿含經》）；能有備無恐，不但敵人不能攻破，也要使敵人知難而退。假定和平絕望，不得不進行戰爭，那末佛教的見地，「以怨止怨」不可能。戰爭的目的，如果在征服、仇殺，那在戰爭的進行中，必然是殘酷、蹂躪，反而增加敵方的同仇敵愾心。戰爭的結果，又必然是給予被征服者以殘酷的剝削與束縛，這遲早要因被征服者的反抗而慘遭厄運。不能以怨止怨，所以唯有「以慈心入軍陣」，才能獲取勝利。不但決戰的勝利，並且要以偉大的真理與自由的同情，消融淨化侵略者的野性、仇恨。戰爭，永遠是為和平自由而戰，這不但為了自己的國家民族，也是為敵人。\*

## 佛法是救世之光——和平與戰爭

### 紀念佛誕話和平

**由於根本的錯誤，一切的和平與鬥爭的行動，都是為了自己利益，  
不外乎戰爭販子與和平騙子的各顯神通！真小人與偽君子，實在並無多大差別！**

佛陀的教說，以人生的和樂共存為鵠的。由於人情的愚癡，佛法真義未能徹底發揚，佛弟子也未能切實去推行，到現在，世界還是陷於紛擾的苦痛中。唯有從慚愧的反省中，多多去為和平而努力，才不致辜負了佛陀！在佛經的傳記中，阿修羅是代表鬪爭的，帝釋是代表和平的。原來，帝釋（天群）是勝利者，阿修羅是退出了天宮的。帝釋安處於繁榮尊貴的環境，他是勝利者，權利的佔有者，他需要維持這沒有平等，不合正義的和平。阿修羅呢，在長期的欺壓中，變成了極端的懷疑者，充滿了戰鬥與仇恨的意識。在形勢不利於自己的時候，也會欺詐的表示：此後願意和平相處。帝釋與阿修羅式的和平與戰爭，不就是這個世界的肖影嗎？我們的世界，一直在這樣的情況下，演著和平與戰爭的醜劇；不過近來更鬧得不成樣子而已！

\* \* \*

論到佛陀的和平論，這可以扼要的說到兩點，即超越階級性的，趨向合理性的。和平，不是某些人的，不是暫時的，不是為了擴展自己，保存自己而喊出的口號。佛陀的和平，是依於人類全體，甚至一切眾生的立場——共同的永久的理想而存在。一般人，不能擺脫自私本質的階級立場（人間的階級性，確是極普遍的。然這是世間苦痛的根源呀！）。由於這一根本的錯誤，所以一切的和平與鬥爭的行動，都是為了自己利益，不外乎戰爭販子與和平騙子的各顯神通！階級觀點的階級鬥爭，我們要徹底反對他；而那些極力反對階級鬥爭，而自己卻拘蔽於階級利益的圈牢裡，做著權力控制，經濟剝削迷夢的偽和平者，也不能同情。真小人與偽君子，實在並無多大差別！所以，我們如真的意在和平，即不能不同情於佛法的超階級性，從無我的（人類全體，一切眾生的）觀點去把握真的和平！

\* \* \*

佛法的和平，決不以維持現狀為滿足。佛陀深刻的透視到人間的缺陷，所以要求人類改造自己，嚴淨世界，趨向於合理的完美的和平。從全體的進步的立場，首先要求自我——個人，家庭，種族，國家等放

棄自私的偏見，糾正既成的罪惡；甚至爲了人類進步的和平，不惜犧牲自己。人類何等愚癡！不肯反省，不肯放棄自私本質的階級立場。於是有的爲了維護沒有平等，不合正義的現狀而談和平；有的爲了改變現狀而談鬭爭。人類果真愚癡到非自相毀滅不可嗎？我們應該反省，承受佛陀真和平的示導，從和平的光明中，去尋求和平，實現和平！\*

**編者按：**由於皓東居士的提示，編輯室於導師《佛在人間》及《佛法是救世之光》的著作中，尋得四篇極有價值的文章。這四篇都是關於爭戰的止息之道，經過精心的剪輯，看起來就像通篇完整的原文，實則只是全體文章的五分之一而已，其間全是導師的文字，編輯未曾蛇足。讀者若欲詳讀原文，請看妙雲集下編之一《佛在人間》——佛法與人類和平（七），佛法是救世之仁（八），佛教的戰鬥觀（十一）。及妙雲集下編之十一《佛法是救世之光》——紀念佛誕話和平（二十四）。

=====  
**上印下順導師**，浙江海寧人；一九零三年農曆三月十二日生。二十四歲出家，於天童寺受具足戒。導師自喻是冰雪大地撒種的癡漢。除不斷地於國內外弘法外，他用畢生心血凝結的著作，已爲正信佛教思想的指月標。他爲法的精神，可由他勸勉病重時之上妙下欽長老的話中看出：「時代與環境的局限，是不能盡如人意的。唯有本著能進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才能不問收穫而耕耘下去。」爲三寶獻身是他老人家的志向，爲苦難眾生撒下解惱的種子，是他老人家的願望。凡讀懂他的書的人，相信會有入得寶山滿載歸的喜悅——除了貼近釋尊的思想核心，明白佛陀演法的本懷外，依法奉行是學人送給導師最好的禮物。祝願導師法體康泰，常轉法輪。（編者識）

=====  
**楊皓東**說：假名下流變的身心又在「這一生」迷失了「卅年」，好在「有」菩提學會的師友相助，又遇到了佛法。知、情、意的淨化有了方向。以電影“The Matrix”打個比方，如果說 the Matrix 就是苦苦樂樂「不圓滿」，the world 就是我執的 world，那麼 Morpheus 說的下面這段話是有意義的。“The Matrix” is everywhere. It is all around us. Even now in this very room. You can see it when you look out your window. Or when you turn on your television. You can feel it when you go to work. When you go to Church. When you pay your taxes. It is “the world” that has been pulled over your eyes to blind you from the “truth” .

## 息諍三昧

鍾聞瑜

願我化爲一支悲智的蠟燭，點燃世人的心光；  
在無貪、無瞋、無癡的清淨裡，盡展平安喜悅的笑容。

### 引言

釋尊昔爲忍辱仙人，於歌利王支解其軀時唱言道：「汝今以無明劍割截我身，他日得成菩提，將以般若劍斷汝煩惱。」說實話，在看到這則以德報怨的本生故事時，神話般的復合情節，委實不可思議；若非以感性的眼光和心情來看待，是很難說服我的理性接受斯事。但忍辱仙人的這句清淨無瞋的誓願，卻深深地撞擊我心，印烙的是有情人類的高貴情操——空慧相應下，自然展現的原諒與祝福。

### 諦聽善思，法義饒益

初看戰爭的發生，總以「有因有緣」一語帶過；彷彿那不是我的事。然而周遭佛友的相繼提問和討論，我終於願意認真看待。「那不是我的事」，未免太過自私！緣起甚深，猶若網際網路；雖複雜難懂，但卻環環相扣，那一件事的發生會與我無關呢？而眾人受苦，我又何能安穩無事，獨享太平之樂呢？長阿含《遊行經》初分有載：摩竭王阿闍世欲伐跋祇，只因跋祇國人自恃勇健，不順服我。他命禹舍請詣世尊，想聽聽釋尊的意見。佛陀與阿難共相問答七不退法，旨令禹舍憶念不失、沒有遺漏地轉達其言予阿闍世王。世尊說跋祇國人行七法中之一法，則已能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國能久安，無能侵損；況復具七？隨後釋尊集諸比丘，於摩竭陀國王舍城之耆闍崛山（靈鷲山），重說此七不退法；敕比丘諦聽！善思！

## 貪瞋邪見，傷生害命

佛法中對「我」的定義謂為：獨一、常存、主宰。人之間的爭鬥，唯纏繞著以我為主的中心去計較，這其間會發展出我見、我愛、我慢（自卑也是我慢的表現）的錯思，而其實這已是煩惱的初端；接著身、語、意行所帶來對人、我之侵擾，以及業果的還受，這後續的一切乃是惑、業、苦的循環。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豈不如此？我們且看阿闍世王，征伐跋祇國人的理由——只因爲阿闍世王認爲（無明展現的我見），其國人民（非一即異；化外之民），自恃勇健（自卑或自大產生的我慢），不順服我（因想永保政治優勢，怕被侵犯，所表現的我愛）。而我及我所的一切（我的身體、血統、親朋、財產、土地、民族、國家、信仰……等）是最好，最優秀的，應該受到保障、擴充、壯大、常存（不但要萬歲，還要萬萬歲）；爲了這些理由，羅織罪名給對方戴帽子，不論從那個角度看，我都是正義之師、替天行道（假宗教、上帝之名）、捨我其誰？認真檢討，這是癡發展出的兩端錯謬行爲——貪與瞋。除了學習慈悲（尊重生命、持戒不殺生，尤指不殺人，甚且積極護生者）、忍辱（對於一切的侵犯給予包容、寬宥）、不貪求非分之利、不巧取豪奪的學人及見法證果的聖人、善知識外，大凡一般世人，也是這般思惟。於是對立、猜疑產生，小則發展本國勢力，呼朋引伴、耀武揚威；大則挑釁鬧事、製造紛端、彼此征伐。這好比血氣方剛的少年，或爭強好鬥的家長，打架滋事、連累父母及子女。（請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戰，兩國元首願藉和談解決世代紛爭，但每一簽訂和盟，反對團體及百姓便興亂鬧事，阻撓和平進展。再看美國與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爭，國家元首及國策核心份子不顧民間反對聲浪，仍堅決徵調兵役，以戰止戰，連累百姓。）

## 七不衰法，息諍寧人

國家當政者的決策，牽一髮而動全身，人民往往是執政者的背書抵押品——用生命、財產充押。因此在看待戰爭的打或不打之前，讓我們重回歷史的現場聆聽佛陀的教誡：（一）、數相集會，講論正義：執政者在治理國事之際，是否以整體人民的福祉爲圖？在制定法律時，有無充分地做全面性的利弊思考？因此，在議事殿堂集會時，和合討論正事，在國與國之間的紛爭上，以人同此心的標準，預防戰事的發生。以合情、合理、合國際公約法的精神，冷靜處理，透過對談的數相集會，以理性、和合的態度解決問題，避免戰事發生。（二）、君臣合同，敬順無違：在民主時代，公眾民意的聲音，要有完全通暢的管道表達。執政者不能因自己或少數人的想法，刻意冷落大眾的意見，同時要虛心聽取專家的看法——政治家、司法人士及社會菁英——學者、企業家、宗教人士等（但要注意彼人的經濟或傳教企圖），在作出決定之前，應向公眾交代，也應以大多數的民意爲立法導向，唯於大多數民意不正確時，可透過溝通解決。旨不在說服民眾順服於我之決策，上下合同、達成共識。（三）、奉法曉忌，不違制度：凡於往昔聖人所制定的法律，不應隨便廢止；而聖人所裁之道德聖要，應受持遵守。例如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犯口過，不飲酒，不吸食、施打毒品，不從事不正當的行業。而對於尚未制定之法律，也不應隨便施設。例如墮胎、死刑、酷刑、苛稅等。（四）、孝事父母，敬順師長：道德行爲的表現，在於對父母、師長，能知恩、感恩、報恩，這包括了對彼等的恭敬、尊重（養育、教誡、指導），奉事和供養（四事奉養，令彼安心樂住及修習），進而廣被一切眾生及回饋大自然的供給，並做好環境保護。（五）、恭於宗廟，致敬鬼神：給與合乎正道之宗教的合法地位，保障宗教傳播的自由，以及民眾之信仰自由。不以我之信仰，唯我獨尊，制定國教，強迫信順。更不以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恐怖威脅，作爲逼人入信的手段。充分尊重彼此之信仰，營造和諧、和平之安寧氣氛。（六）、閨門潔淨，言不及邪：對於宗族內外之婦孺，應善加保護、照應。例如醫療保健系統之建立，剷除人口販賣及脅迫賣淫的邪惡集團，甚至對於會危害青少年犯罪、吸煙、吸毒的廣告，或色情影帶、罪惡集團（如販賣槍械、彈藥，作犯法、殺人、恐怖攻擊之事的團體），予以毫不留情的打擊。並建立人道關懷及照顧體系，以視一切眾生爲我之親屬（如我之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子女等），則何忍於他們稍加侵害？或行自他互換之觀想，則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更不說綺語，使人墮入非非之想，以止惡行善作爲嚴飾身心的標尺。（七）、宗事沙門，精勤護養：對於修行的僧人及證果之聖人、阿羅漢等，應用心地善加恭敬、守護、供養、奉事，並盡心地爲彼等之弘法、佈施，安樂住持、尊重庇護。

## 清涼佛法，淨化身心

佛陀在說完七不衰法後，又召集比丘，重新詮釋一遍，還要求彼等仔細的聽，善加思惟。何以故？當一國的大部分人民，能在道德標準下達成共識：以尊重生命爲前題，以守法爲律己的標竿，在全體都能遵守的集體意識下，全國洋溢的是善良、安寧的風氣，人與人之間少卻了猜疑、瞋恚、憎怨和鬥爭。善與美

是彼國的標誌，這是七不衰法的表層意義，更重要的是，推己及人的菩薩精神和行動，有助於此法之推廣，進而影響國際，消弭戰爭，才是它的深層意義。

饒益有情是聲聞、菩薩行人的共同願望。戰爭的開打，不僅是一個政權的垮台，它很可能是一個種族的滅亡，它更是戰爭地區一類有情的恐怖經驗。我們姑且不論戰爭為地球環保及物種帶來多大的浩劫，也不論它為人類經濟帶來多少的衝擊和虧損，單說生命的傷亡，殞亡的無辜百姓對人類能做出的貢獻往往是不可稱量的，這才是人類社會最大的損失。試問！戰爭所帶來的過患，我們能視若無睹嗎？戰後的焦土和重建經費遠超過所得到的實質利益，這樣的貪欲、瞋恨、無明所帶來的結果，失去的遠比獲得的多。更可怖的是，貪、瞋、癡滋長下的身、口、意之行為和意念，不但損及修行人的慧命，障礙解脫，更為我人之輪迴生死、無有出期，新添一股血債血還的因果宿業，和下一期生命的惡劣品質。而這些都只因我是極清淨的、獨一無二的、常存不變的、能夠主宰控制的種種不正見所引起，因此自以為是地認為天賦神權與我，我可以討伐、消滅、阻礙我（國）利益的一切異類。因為你是不公、不義的，除非屈服於我，受我控制擺佈。檢視人類本身及其歷史，凡是以我為出發點的身、口、意行，無不是貪、瞋、癡的具體表現。在還有挽救不戰之餘，或可避免戰事、爭執發生之前，我人該省思的是如何淨化身心，畢竟戰者凶也！所謂人傷我痛，戰事豈能冒然行之？若用戰爭作為我巧取豪奪的貪婪藉口，或為鞏固我慢的理由；行侵奪之實，或以戰爭作為我唯一獨尊的自大表現，乃至以其作為報復的唯一手段，則不論它被貼上多麼高尚的標籤，都是名不正、言不順，不合於法與律的，它絕對通不過真理的檢驗。然而一旦戰爭已經發生，這一切議論又如何呢？死傷者、失估者業已受苦，瞋火業已燃燒，冤冤相報是後續的必然。只有在尊重生命的原則下，本著持戒、護生的慈悲、仁愛精神，以及在錯誤發生後，虔敬懺悔及認錯，並給與誠摯之補救，記取歷史的教訓，以眾生的福祉為目標，以無量眾生為所緣，慈悲喜捨，建立人間淨土；並在教育、立法、傳媒及宗教的配合下，培養正確的人生觀，開發智慧，長養慈悲、忍辱的精神。縱然是在受到攻擊、侵犯時，也能心生憐憫。如中阿含舍梨子相應品《象跡喻經》第十舍利弗的教導：於彼時起哀愍心，為彼人故，心與慈俱，普周一切。哀愍斯人因愚癡，瞋火燃燒，身心苦惱，故行侵犯。我人現時雖無法像聖人或忍辱仙人般與空相應，但願在慈悲的祝福下，願他煩惱熄滅，不自惱惱人。而人類的浩劫終將因這樣的反省而停歇。在此，願天下一切有情，身心安頓於清涼佛法，遠離痛苦、恐怖、不安等煩惱，起居輕利，安樂住耶！\*

=====

**鍾聞瑜**，一位「鈍根很利」的優婆夷。雖好作嬉戲、調笑而行、威儀不足，但由於皈敬三寶，學習並實踐佛法，故自知方寸間仍有分寸。除以佛法自淨外，更願為天下蒼生作車乘，載君渡關河、穿幽徑，同飲淨泉、同證解脫。此生最幸福的是親近善士，聽聞佛法，行於正道。所謂：「聞思正法心歡喜，**瑜伽善巧息煩惱。妙觀察智滅戲論，修所成慧證圓滿。**」橫批：**聞瑜妙修！**

### 菩提樹下

…解行並重，互信互勉，共同尋覓匡正身心的標尺…

## 從儒家、佛家，看息爭止戰之道

蕭長嘉

佛教徒們投身於世間事中，並非對其中有究竟之期盼，  
而是要藉以協助他人走上清淨之道。

### 孔孟大道旨，治心以進德

自古以來，人們便經常遭遇到各種征伐、爭鬥的事。在紛擾動盪的生活中，不免會生起對圓滿世間的希求。有深刻見解的人，往往能由這些外在的衝突裡，觀察到人性中惡劣的本質，因而產生出從個人的修正開始，來達到解決問題的看法。在這二種主題上，儒家的學說擔當了重要的角色。昔日孔夫子於遊觀之時喟然而嘆，道出了所謂大同世界的願景。而他對大學之道的闡揚，更明確地指出——從提升個人內心品質，進而以利益多數人的道路。然而儒家人以懷著世間之心，來治世間之事的態度，似乎總是有所不逮。

不僅所謂的大道之行只能止於傳說中的三代之時，即便是修齊治平，亦不能實踐於夫子的仕魯之途。以致於賢德如孔子，亦不免生起「乘桴浮於海」的感慨。到了孟子的時代，社會的情況更為複雜。國與國之間缺乏誠信，爭戰頻繁。諸侯們治國的目的，不是為了利益百姓，而是為了富國強兵，以便攻城掠地，割據城池。在這個窮兵黷武的時代，孟子提出了「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這個氣概不凡的看法。他並且直截地指出戰爭的原因，是由於大家只知道追求利益，而不顧及仁義的後果。所以在會見梁惠王時，說出了「王何必曰利，必也仁義而已矣」的話。孟子以儒家的佼佼者鶴立於當時，從其面對諸大人們時所具有的氣質，不難推知他內心的境界。儒家人修行，以格物、致知作為明白事理，增長見識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內心的活力也因而得到發展。藉著理路的清晰以及有活力的內心，就能夠進行減少心中之惡，增長心中之善的事。經過長時的努力，便可以到達心正、意誠的地步。因此可以自內心中蘊育出諸如溫和、良順、恭敬、謙讓等美德。這個時候，可說是俱備了仁德的基礎，所以能夠生出不願以力服人的見解，以及為所當為而無所畏懼的勇氣。孟子於周遊列國時於言辭及氣概上的表現，便是來自如此境界的自然流露。而在治國的理念上，他也有其一貫的看法，所謂「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可惜諸侯們急功好利，猶如有七年之病，卻不蓄三年之艾。孟子所談的多篇精論，終究是曲高和寡，難以得到共鳴。

### 般若遭染污，善法得安穩

相對於儒家的依世間心以治世間事，佛法中是主張依出世間心來涉世間事。這二者之中雖然都俱備了仁愛為懷之心與經世濟民之志，但是在立論上及方法上，卻有著顯著的差異。學習佛法的人，不難知道世間之各種不盡圓滿，其根本都是來自不清淨的內心，如果能夠去除這些不清淨，所有因之而起的問題，便可以得到解決。而要達到這樣的清淨，唯有透過正確的方法與適當的努力一途。所以佛教徒們既不寄情於禮運大同，亦不盡盼於三代之治。因為外在的圓滿世間，未必就真能令人心生安穩，息諍止鬥。而周全的世間制度，也不盡然可以長久相續，以為依恃，如同能立於禹，亦能壞於桀，能成於湯，亦能毀於紂一般。儒家的善法與佛法中的善法，有著深度及廣度的不同。如果從其生起的背景來看，前者主要是由道德的力量生起，而後者的生起，除了由道德的力量之外，更兼具了智慧的力量。這裡所提到的智慧，不僅是內心可否去除染污，得到清淨的關鍵，亦是佛教徒們藉以界定所謂世間心與出世間心的依據。生起這個智慧的人，見解中沒有對於「我」或是「屬於我」的執著，因此從愛染以至貪欲，瞋恚等不清淨法無法立足，爭鬥的心亦無從生起。然而對所謂「我」的執著，不僅微細，而且根深蒂固；必須從現行的身心範圍中，以完全客觀的態度，穩定而有活力的內心，對所有生起的現象作詳細的觀察，才能夠明白它的不真實，進而去除對它產生的執著。這個實踐證得的過程，在佛法中被稱為戒、定、慧三學，得到如此智慧的人，便能夠對於世間之苦，苦因，苦滅，以及令苦滅的途徑四個真理有所通達。如此經由三學的修習而得以證知四諦的原理，即是佛法中所謂達到內心完全清淨的道路，或是簡稱清淨道的主要內容。佛教徒們投身於世間事中，並非對其中有究竟之期盼，而是要藉以協助他人走上清淨之道。這就是所謂依出世間心來涉世間事的意義。而進行此事的人需要俱備兩個主要的條件：一是、爛熟清淨道，二是、能夠為人演說。

### 佛法清淨道，世出世依止

世間爭戰不斷，紛擾難息。表象之殘暴粗劣，盡皆源自於內在的染污執著。儒家人依據道德基礎之善法治國，以達到安穩世間的藍圖，足堪細味。然而安穩世間，畢竟不如能真實由內心生起的安穩，來得確實，而依道德而起之善法亦不如依智慧而起之善法，能得究竟。此外，由孔子之不能竟志於魯國，與孟子之不能以言辭服於諸侯，說明了君風未必皆能偃草，善法必須經由善法途徑才能生起，非由他途的事實。因此欲求世間之息爭止戰，永得太平，唯有人人皆致力於內心清淨一途。佛法中教理完備，清淨道次第分明而且詳盡，實堪為世間人最完善之依止。

=====

蕭長嘉，生平之事，似乎多可摘錄自四書的章句之中，今記述如下：

一、僅十個字，便足以概括多年之歲月：

「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論語，憲問篇

二、雖然是優婆塞，卻常不能調伏惡、不善法，因此是：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論語，憲問篇

三、年紀已過四十，但既非「不惑」，亦非「知命」，只好期待於「衣帛之年」，因為：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篇

## 戰爭的省思

黃柱華

戰爭這個題目一向熱門，有過的討論很多，精妙見解時有可觀。這一現象的個中事實，我們很容易體會出來，是其範圍不但大，並且牽涉複雜。其實，是很不容易談的。相較之下，考察它發生的終究原因，似乎好掌握一點。從前墨子便直截說過：「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又說：「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交相惡就是無相愛。由墨老夫子一席話，可以清楚看到：世上有戰爭，正是世上無相愛。

然而，世上真的無相愛嗎？我們豈不是時時聽到：「人生處處有溫情」這話嗎？豈不是在在看到那許多志士、仁人及宗教虔誠信眾的鎮日價價惶惶奔走，出錢出力，甚至捐軀，而救苦救難嗎？不錯，這些美麗的情操，的確證明了相愛的存在。這般說來，我們要再問：「戰爭何自起？」所可有的答案仍是墨老夫子那句話：「起不相愛！」此話怎講？請看，中國人受儒家仁學薰育了多少千年？「仁者愛人！」可是，翻開中國歷史算算，在那悠長歲月中，中國人曾享受過多久沒有自相殺伐亂事的日子？再看佛者以慈悲為基本守則，而日本這崇奉菩薩的國家，上次侵華，酷殺多少無辜的中國人（南京大屠殺，只是一例。他們所到之處，都有此暴行）至今還不願正式公開認錯道歉。印度、錫蘭，二個佛的同根，其地的不斷爭亂戮害，舉世聞名。再看，耶穌說：「你當愛你的鄰人。」而德國這幾乎全國篤信基督的國家，卻在納粹執政時，冷靜的把他們至高救主的同胞猶太人，屠殺掉幾百萬。如果不是德國戰敗，這批所謂上帝的選民，勢必死無噍類。再看，回教的教義，旨在慈愛、關懷、自律、信任，多麼崇高。但是，其教內分門、分派，流血鬥爭，自古不斷。最著例子，當屬二伊（伊朗與伊拉克）戰爭。兩方各高喊著同一的阿拉聖號，彼此廝殺長達八年。時之一至二十一世紀，美國紐約便遭回教恐怖份子襲擊。「夫、大國難測也」，美國也就趁勢反忍興兵，一舉滅阿富汗，再舉滅伊拉克。自古迄今，這一幕又一幕毫無間斷的血淋情景，固然彰顯了上述那些志士、仁人等冥冥惛惛努力的價值：它肯定了人性良知的力量，在於其中，世界光明前途的一線希望不致滅絕。可是，我們也不容諱言，這些努力，至少目前為止，終究還不得不是杯水車薪，尚不足救世。

如上所言，人類自古以來，豈乏相愛的說教？豈缺相愛為理想？是什麼緣故竟為交相惡？墨子說是因為「自愛」（意指自私，非今日之自尊），這個自字說得好。自是自我意識而發的，是生物求存本能的基始。求存莫不有所需。你與我的所需同，不免求利相爭。饑饉當頭，飯只一碗；有我無你，有你無我。這時該怎麼辦？忍己予人，是聖人之行。分均，是賢人之行。為己，是凡常人之行。這個世上，畢竟聖賢少，凡常人多。就算是聖賢：忍得了己，何忍於國人？自為分均，何能挾國為之？這般說來，答案便很清楚：即使聖賢，為了週顧羣體，其所取利，能不與凡常人等？（聲明一句，上述說法，並非故作詭辯。這世界資源分配有限，正是此有彼失局面。）

秉承自我既為人類的生物天性，不能不分你我，然後你有你意所思，我有我心所向，不生交集，便相害妨。這種情況，不只存於個人與個人，推至群體國家，也莫不如此。於是，不免去害相鬥。

求利相爭，去害相鬥，皆起於有自我。人人之有自我不可去，我們便終不得不為戰爭支配。克勞塞維茲說：「戰爭即是以強力的手段，迫使敵手從於我們的意志。」是赤裸裸的把戰爭行為描繪出來。易經「訟卦」更說得好：「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不但描寫爭鬥之情，也指出其起因。

爭戰不當是我們正常生活之所必須，亦未必是我們求利去害之不可免。時至近代，所謂求利，絕多已為大量的商業貿易取得。戰爭的發生，卻牽纏在理念相左而伴生的不安全感上，對方使已有安全之憂，因而訴諸去害相鬥。美國行之二十年的越戰，正可為例。借用易經上面引文，這個不安全感的戰爭潛在危機，出在「孚窒」，就是信實不相通的意思。如果相互有所瞭解，情意有所通，則理念之不同，未必無芥蒂，亦不至於必以強力相向。

我們凡常的人，必有自我，也必須有你與我，才能共織出完整的生活。今日的死敵，即是明日的伙伴。戰爭，到底帶給我們的，除了痛苦、血淚，還有什麼？\*

Copyright © 2003, J.H.Huang

=====

黃柱華先生，一向從事中文教學與中國文化思想之研究，現專事著述，曾有《Sun Tze (孫子)》一書問世，以臨沂出土之竹簡本為底本，發人之所未發，為多所研究機構及戰爭學院之指定讀物。（編者識）

## 內和外平息爭端

丘中仁

大乘行者，一定要具足大悲心，菩提願，空性慧，  
才能達成淨化自己，淨化眾生，淨化國土的究竟和平。  
「菩提所緣，緣苦眾生」，這正是發心的時候了！

### 慈心空慧泯相待

妙慧：Jimmy Carter 說：「有時戰爭也許是必要之惡，但無論多必要，戰爭還是惡，不是善。」佛法是絕對反戰嗎？

靈山：佛陀不反對自衛；除此之外，佛陀在佛經中沒有主張過戰爭。先發制人之戰，在歷史上都是由獨裁者發動的。彌勒的《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一說，菩薩為利他故，以憐愍心，廢黜暴君，或殺奪命盜賊，不犯菩薩戒。相對的世間沒有絕對的，Never say never.

妙慧：美國出兵阿富汗，打擊恐怖份子，佛法的觀點如何？

靈山：《菩提道次第廣論》說：不可愛的結果必定是由惡業成熟，要改變惡業的果很費力，不如從因上努力。《入菩薩行論》安忍品說：若你被人用木棒打傷，因而憎恨那人；那人又是被瞋心驅使，按理你應憎恨瞋心，而不是人。

妙慧：是啊！報復的心態就像自己喝毒藥，卻希望仇人死亡。

靈山：引起爭鬥的心理，不外仇恨、邪見等煩惱。煩惱是推動爭鬥的心理動力。根除恐怖攻擊必須熄滅煩惱，不然百密一疏，防不勝防。

妙慧：除此之外，大悲心也使我们即使被攻擊，仍然不起煩惱，幫助別人。

靈山：對！大悲心的表現不應限於跟我有關的人，才可以消融對立與仇恨。

妙慧：「敵我對立」是「我見」的表現，「只關心我的利害」不離「我愛」，「我的生命比誰都寶貴」則是「我慢」。「我見」、「我愛」、「我慢」這三種煩惱都會障礙如實知，使我們看不清楚解決之道。

靈山：以如實的智慧，慈悲的心，堅定的行動，對一切人都能如此，才會有和平。

\*

\*

\*

和平是人類共同的願望。《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即使像美國這樣沒有強鄰的國家，從二十世紀起也直接參與了二次大戰、韓戰、越戰、波斯灣戰爭、阿富汗戰爭、美伊戰爭，並間接參與多次代理戰爭。「以戰止戰」的主張經不起歷史的檢驗。誠如美國前總統 Jimmy Carter 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說：「主張以戰止戰是玩弄文字遊戲，可恥的鼓吹戰爭。真誠期望和平的人目標很清楚，必須竭盡一切正當的努力以拯救和平。戰爭的後果只會帶來更多戰爭。」（註一）然而翻開歷史，戰爭是人們難以擺脫的夢魘。人類要如何才能和平相處呢？（註二）

### 心因事緣致和平

依佛法說：內有不和的心因，外有不平的事緣，彼此相互影響，這才興風作浪，難得和平。依外在的事緣，佛陀曾標舉僧團和合的三大要素，為「見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均」。這指出了和合必基於平等，而不同即無法和諧的真理。見是思想；戒是法制、規章、戒條；利是經濟生活。一切爭事，總不外思想、法制、經濟。這三者的不合理，不平等，是外在的諍緣。由於外在事緣的不平等，引發內心的不和；以內心的不和為因，加深了外在事緣的不平等。內因與外緣的交織，世間是一直在爭鬥中，希望和平而始終不能真正實現和平。團體和平，主要靠外在的事緣能平等。個人和平，主要靠身心能淨化。外在的平等和諧，與內心的淨化並進，建設佛土莊嚴，佛身清淨的淨土，才是佛法究竟的和平。

佛法的三和原則，可從國內的和平與國際的和平兩方面來說。

(一)、國內的和平，要基於——

1. 思想的和平：多元文化共存，自由交流，不能獨斷的壓迫異己思想。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不應受金錢的操縱、權力的干擾。
2. 政治與法律的平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沒有特權。人人應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人人都要有受教育的平等權利，政治不受金錢操縱，才能人人平等行使政治權利。政教分離，可防止一神教以絕對權威（上帝）取代理性決策，如阿富汗神學士政權，或如中世紀天主教會因權力而腐化，促成歐洲的黑暗時期。
3. 經濟的平等：財富分配應盡量合理。「不患寡而患不均」，即使普遍的財富累積，生活改善，如果財富分配不合理，暴戾的怨氣還是會增長。

(二)、國際的和平，也要靠思想的和平，及政治、法律和經濟的平等——

1. 思想的和平：文化、思想應自由交流，不能用武力、財力等優勢，強迫推銷。獨斷排他、鼓動仇恨的思想促成對立爭鬥，不應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
2. 政治與法律的平等：強國也必須尊重國際法，不應以國家主權為藉口，自外於法律的平等。政治上應尊重各地區文化、歷史、傳統的不同，誰也無權以自己行之有效或愛好的政治體制強加於他國。
3. 經濟的平等：國際合作應基於平等、互惠的原則。先進的國家，應援助落後地區，更應避免經濟剝削。國與國間，如存有經濟掠奪的現象，是不可能和平的。美國前總統 Jimmy Carter 也說：「二十一世紀，世界上最嚴重而普遍的問題，是地球上最富和最窮的人之間的鴻溝。」（註一）

### 見執貪愛生戲論

內心不和的原因，依《雜阿含經》說有兩種：貪欲，見欲（執著見解）（註三）。國家之間爭領土、爭經濟利益，內心的主要因素是欲望（也有對大我的我愛、我慢）。歷史上神教徒發動宗教戰爭，及二十世紀政治意識形態對抗的戰爭，是以內心的宗教或政治見解為基礎。哈佛大學政治學家 Samuel Huntington 說：「文化之間的斷層將形成未來衝突的戰線。」他說的文化衝突也是從執著（宗教、文化）見解而來。貪著欲望享受，掌握的資源越多越好；自我喜好的宗教、文化、政治體系，非要別人接受不可。從這些內心的煩惱化為行動，人與人、國與國間就難免爭執衝突了。

人類所貪著的，包括權力、名譽、生命；而衣食住行等經濟生活（及男歡女愛），更是欲界人類貪求的對象。在我們觸對對象時，內心必起反應而領「受」於心。這一內心的反應，從自己主觀的標準，起著合意的，不合意的，或無所謂的感受。合意的感受，即引起愛欲而戀戀不捨。沒有得到的，一心一意的去追求。得到了，一心一意的希望增多，無限的增多；保有，永遠的保有。資本主義制度為了追求利潤，要不斷刺激消費，而無止境的貪欲造成過度消費，破壞生態環境，爭權奪利。以貪欲為本的爭鬥，以世間方法是無法避免的。佛陀說：「以欲為本故，母共子爭，子共母爭，父子兄弟親族展轉共爭。...以欲為本故，王王共爭，民民共爭，國國共爭。」依佛法說，要覺悟貪欲如鹽水，越喝越渴，體會少欲的清涼自在，樂於禪悅法喜，進一步修止觀斷除對任何感受的貪著，才能不作欲望的奴隸，不因貪欲而爭。

現代思想爭鬥尖銳，是因為我們的認識，片面點滴而不完整，不免錯亂，不免矛盾，不能把握真正的事理。如《眾義經》說：「各各自依見，戲論起爭競，若能知彼非，是為知正見。」，「若依自是見，而生諸戲論，若此是淨智，無非淨智者。」（註四）能了解見解必然是片面的，相對的，不能表現絕對真理，才能避免無義的見諍。

### 三心利他究竟平

世間的團體和平，與出世的心地和平，是基於同一（諍鬥）的淨化。菩薩行，從世間和平中去實現心地和平，從利益眾生中去利益自己：

1. 瞋慢，應淨化而轉為大乘慈悲。以眾生的痛苦為痛苦，以眾生的快樂為快樂，而努力於與樂拔苦的大行。
2. 貪欲，應淨化而轉為大乘信願，即菩提心。從一切為己打算，提昇為念念為眾生。
3. 見執，應淨化而轉為大乘智慧，通達緣起眾相而歸於一切一相，所謂無相。

大乘行者，一定要具足了大悲心，菩提願，空性慧，這才能達成淨化自己，淨化眾生，淨化國土的究竟和平。「菩提所緣，緣苦眾生」，這正是發心的時候了！\*

註一：Jimmy Carter 於 2002 年 12 月 20 日在瑞典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說

註二：以下多處取材於印順法師妙雲集《佛在人間》「佛法與人類和平」一文

註三：雜阿含第五四六經

註四：《大智度論》引《眾義經》。參見南傳《經集》「義品」

丘中仁仰慕不學無術之輩。阿羅漢學無可學，進無可進，乃稱無學。不以幻法咒術而能應機利人，不亦快哉！少聞寡才，唯矢志奮力而已。自贊云：歡顏展卷林中坐，英俊稍優一仁者。

或問所學何事？曰：

以詩明志曰：

八支聖道救頭燃 不學無術不為難 龍樹彌勒深廣教 中道利他向涅槃	正念正知內觀禪 戲論煩惱不能纏 深觀廣行大悲願 現觀四諦法輪轉	佛法為燈明 探聖龍樹義 煩惱日漸薄 法喜共眾生	悠遊法海中 仁者心歡喜 既見離苦道 何不由此去
--	--	----------------------------------	----------------------------------

## 危城紀事

雷叔雲

掃望車中的面孔，你知道該怎麼做了。你轉身拭去老者頰上的淚，輕握住少婦顫抖的手，再蹲下身捧著孩子疲憊的臉龐，溫柔的說：「路還長，靠著我休息一會兒吧！」

### 一切有為法…

乾悶的雷響，隱隱自遠方天空傳來，彷彿鼓中囚徒，知道是出不來了，只能以身體撞擊鼓壁，作為絕望的控訴。

撤離程序是要嚴格執行的。半個鐘頭巴士就要來了，前往據說是暫時安全的難民營，規定一人只能攜帶一只背包，連手提行李袋都不成，據稱巴士是用來塞人的，塞滿為止，不是用來塞珍珠寶貝的，這聽在享盡人手一車之福的市民耳中，是如何的刺耳與粗鄙，粗鄙又怎樣？恁誰一聽便能辨認出危急與嚴厲的程度。

一只背包能容下多少平生的收集？一只腦袋能閃過多少人生的片段？照片？日記？信用卡？提款卡？股票？房契？汽車鑰匙？筆記型電腦？生前信託？遺囑？護照？出生證明？毛巾牙刷？卑微的際遇、遠大的理想，一時如走馬燈紛紛現前，如何搶在半個小時內打包後半生所需的安全感？你看見自己的無力感，於是決定棄守經營多年的中產階級住宅，以一對眼睛來紀錄城市末日。

### 如夢幻泡影…

斜陽的打照下，街市竟舊得發黃，又似或悲或喜都終成過去的劇終停格。說是在戰爭邊緣，卻靜如暴風眼，嗅不到戰硝，科技將震撼的場景都消磁了，屠城只在按鈕之間。昨日超市貨架的豐足、長排隊伍的秩序、友善的招呼與微笑，原來只是披著幻彩的肥皂泡，經不起輕輕一戳。傾耳細聽，城市中仍有窸窣窸窣的聲音，有人為帶這個不帶那個而爭執不下，有人恨恨的捶打自動提款機，有人索性坐在地上嘔嘔啜泣，在這酒闌燈熄的當口，誰能有「酒店關門我就走」的灑脫？誰不想掙扎給自己一丁點心安的理由？你看見自己也同樣在空中奮力尋找著力點，只能如隱形幽靈一般穿過街心，繼續對鄰里作最後的巡禮。

矗立的巨宅竟敞著門戶，都帶不走了，隱私便再無必要。由入口望去，窗外的山，只剩下冷冷的一抹淡青，疲軟的陽光穿過落地長窗流瀉進來，反射在絲絨窗簾的凹摺處，彷彿色澤褪去，竟詭異地流露出未

世的氣息，超大螢幕無言瞪視著空蕩蕩的房間，大套音響背後糾纏的電線無力垂著，囚在桃花心木櫥中的古雅瓷器，透著出土文物的陰鬱，多少雙豔羨的眼神曾經盯過的呵！擁有的愈多愈珍奇，似乎被迫放棄的也愈多。窄小的平民公寓，割捨的只是大賣場中再尋常不過的家飾，也許有人要羨慕起他們來了，是誰捉狹玩起了大風吹遊戲？

### 如露亦如電…

戰事還未到跟前，價值觀就被轟了好大一個缺口。回想二十世紀初期，號稱歐洲火藥庫的半島，因種族清洗而被迫棄捨家園的人們，離境時護照被惡意扣下銷毀，意圖讓他們沒有身份可以返國或申請政治庇護。原來非經身外一紙證明，竟不能證明你的存在及你的所有，平日順理成章的文明體系，竟尷尬若此。

下一世紀初期，超級強國以救主之姿開拔到中東產油國，嗜血的獨裁政權坍塌如摧枯拉朽，月餘，以一舉格斃獨裁者兩名愛子，將追捕戰犯的行動推至情緒高潮，眾人對空鳴槍慶祝，狂喜者有之，歡慶者有之。無論是勝是負，人們如上了膛的刺蝟，刺尖永遠向外，於是戰爭總有下一次。「殺人之眾，以悲泣哀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上古的智者於飄然西隱前夕，將深度思維筆之於書，然千古空待，知音不遇，寂寥的字句無聲無息在風中飄散。你沉思著，喪禮哀悼的不光是受害者與加害者，還有焦黑的文明吧！

憶起自黃土地倉皇出走的父執輩，匆匆開赴亞熱帶島嶼，以為躲一躲就回來，值錢的、帶不走的，只顧往土裏埋、井裏藏，不料再沒有機會瞧上那些寶貝一眼，你從憶舊的文字中讀出了那一份浮世悲涼，歷史不過是半世紀以前，噢不，即便隔著時空，歷史也是驚人相似的，面臨種族清洗的女孩不是也在日記中寫道：「讓我再看一眼每天經過的熟悉街道，讓我再走過一次與那男孩相遇的咖啡店…」人們對於種種屬於自己的，不管是人或物，總揉摻入滿滿的愛戀與期待，日久盤根錯結糾葛交纏如腫瘤細胞滋生蔓延，一旦割捨，總不免一番血肉模糊的重創，然而在掠奪者或旁觀者眼中卻一文不值。

亂世之中，即使國中最具政治權力的男子，也只能面容慘惻的睜見至愛的女子在眼前拖走，花鈿委地，詩人也僅能發出「君王掩面救不得」一聲沉重的嘆息。西夏古都、龐貝古城、印加帝國、亞特蘭提斯、流著奶與蜜的福地，輝煌的身後沒有不蕭條的，然當時只管沉醉在繁華壯麗中，卻無知於事後憑弔的蒼涼。

你不會天真地以為還會回來過原來日子了，不準備帶，不準備藏，也不準備再匆忙檢視一番歡樂時光的留影，或千里風塵的紀念品，甚至不去準備永訣的心情。「時代的車轟轟的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舖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那擅寫荒涼與陷落的民國女子如是寫道。就在這裏打住吧，試圖用螳臂般瘦弱的愛恨情愁，去抵擋滾滾的現實洪流，不正是一再上演的千古悲劇麼？

### 應作如是觀…

上了車，大家靜默地彼此挨著，有錢或沒錢的，聰明或駑鈍的，會玩手段或是不會的，此刻都一樣了，一只背包，一個站立或坐著的空間，一車載著惶惑疑慮與恐懼，奔離曾以活力與創造力為傲的城市家園，馳向未知。回望谷地中的住宅公園體育館博物館音樂廳辦公大樓，從前如絲絨鑲鑽一般耀眼的燈火，如今只剩暗淡稀疏的星星點點。漸行漸遠，當文明全然隱沒在山林暮色中，你意識到半個鐘點的情緒張力逐漸使身心失去平衡，你讓注意力回到呼吸，沉潛迴游到久經訓練的舒緩與平靜。

一時心境像河床經歷著河水，卻不試圖去留住河水，只是注視著，急湍的來了又去了，平緩的來了又去了，污濁的來了又去了，清澈的來了又去了，逝者如斯。在信心被破壞、文明在撤退、希望如針孔的時刻，剎時如燧石擦出了火花，照亮了疑情：過去已然毀敗，未來仍未發生，當懊喪遺憾平復了，妄想憧憬止息了，當下便是一切！思惟至此，擁擠濕悶的車廂中，你竟呼吸到一絲清涼。

勿以物喜，勿以己悲，你舒了一口氣，然而，繼續向深裏探去，仍有一股熱惱在底層鼓譟，你隨即辨識出那是痛人之所痛的不安。原來僅作微觀，將自我身心安頓了，事情並未結束，闔上眼，你看到，人們由於顛沛流離，與至愛分離，而捶胸哭號；另一些人們，坐在電視前目擊顛沛流離在遠方上演，卻逕自麻木地吃著晚餐；遠方的決策者，高舉正義之師的旗幟，巧取豪奪他人的經濟資源，強迫他人與自己劃一信

仰，熾盛的欲望在心中流竄；遠方的執行者，在殺與不殺之間、你死與我活之間、愛國與良知之間，天人交戰著。你又看到，你沒有城市留守人員的勇氣，也沒有居間奔走人士的手腕，但是你知道每一場際遇，你都有角色可以扮演，肩頭雖不寬闊，卻可供受創的身心暫時棲息，言談雖無機鋒，卻足以與人並肩觀察思惟論析：這層層疊疊因緣緣架構的世間，從來不曾全然安穩過，也從來不能全然由意志支配，不明白自然法則，逆勢操作，則內在的、人與人之間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及爭戰，永無寧日，反之，隨順自然法則，寧靜、和諧、超脫的生命境界，立等現前。

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當你的眼界重新投向身邊的現實，窗外，景色逐漸開闊，掃望車中的面孔，你知道該怎麼做了。你轉身拭去老者頰上的淚，輕握住少婦顫抖的手，再蹲下身捧著孩子疲憊的臉龐，溫柔的說：「路還長，靠著我休息一會兒吧！」\*

=====

雷叔雲，年少輕狂時，只為求取知識的喜悅，幾次與佛法擦身而過，及長，略嘗法味，始驚喜於這一套完整精密的「心」的運作系統，竟能使心澄澈剔透，瑕疵煩惱失之無形。這才承認自己的鈍拙，也才明白謙遜與感激，有拙筆塗鴉為證：「大拙無巧我自知，藏拙掩拙拙更拙，秀外慧中此生休，動能補拙錯不了。」

## 戰爭！和平？

陳明章

如果我們不從佛法因果的角度去處理世間的紛爭、擾亂，  
在與生俱來貪、瞋、癡的推動下，我們將會一直重複不斷地造作惡業，  
和平將只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名詞。

### 不墮黨類息紛爭

二十一世紀才開始，人類就面臨許多戰爭的威脅。美國Bush總統剛上任，就發動了兩次戰爭，一次對阿富汗，一次對伊拉克。勝敗當然不必說，以美國目前的軍事力量而言，世界上大概還找不到敵手。戰勝歸戰勝，美國目前仍然深陷兩國的泥沼中，事情也沒隨戰爭結束而獲得解決，反而令世局更動蕩不安，使美國甚至世界陷入遭受恐怖襲擊的危機日甚。

### 離開和平唯戰爭

戰爭與和平是兩個互相對立、背道而馳的東西，它們沒有交集。當我們使用戰爭的手段去處理紛爭時，離開和平的路途就越來越遙不可及，永遠無法抵達和平之地。佛經說：「瞋不能止瞋，只有慈悲能止瞋」。佛陀在兩千五百年前就給眾生開了這劑和平的藥方，可是我們都不服用，使得病情越來越嚴重。人類有一種很可悲的矛盾：一方面害怕戰爭，一方面又積極地準備戰爭。這種情形自古以來就如此，只是現代人更明顯吧！觀察世界國家每年編列的預算，國防及軍事預算均是天文數字，購置武器，軍備競賽，發展新型武器等開銷都排在首位；我們何嘗看到和平預算的編列？即使有，也不過意思意思而已，象徵性大於實質性。

### 兩敗俱傷無勝國

人類的物質文明不斷進步，環顧我們當前衣、食、住、行的方便及充沛，與老祖先時代簡直是天壤之別。這是現代人的福報，也是眾生不斷努力的結果。然而在無明的作用下，我們也把殺人武器的威力推向巔峰。世界各國都在日以繼夜「精進」地研究發展武器，未發明的要趕快發明，已發明的則要加強、改進其功能，務必使其破壞力及殺傷力更強。世界現有的武器數量如果全部使用，已經可以讓地球毀滅好幾次了。一旦核子戰爭爆發後，真的還會有戰勝國嗎？

### 修學佛法斷三毒

戰爭是人類最可恥的行為。國家集合了一批人（軍人），對他們加以嚴格訓練，使他們能夠有計劃、有規模去消滅另外一批人（敵人），並且還要使他們相信這樣的殺人行為是正確的，人類的愚癡大概沒有比這更明顯了。看看三惡道內的畜生，牠們生活在弱肉強食的環境中，血淋淋的景象隨時隨處可見，牠們

每天都在獵殺其他動物，用以果腹，而那些被吞食的動物也只是被當成食物，作維生之用。雖然如此，我們何曾見過畜生們大規模地、有組織、有計劃地去消滅其他畜生？當我們正在沾沾自喜於發明了高殺傷力武器時，我們應該仔細反省，這是人類的幸還是不幸？如果我們不從佛法因果的角度去處理世間的紛爭、擾亂，在與生俱來貪、瞋、癡的推動下，我們將會一直重複不斷地造作惡業，殺生的行為也會不斷下去，戰爭不會停止，和平將只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名詞。\*

=====  
**陳明章**，越南華僑，台灣成功大學畢業。30歲前認為宗教都是迷信、欺騙無知份子的東西。後來在San Jose與羅無虛老師結緣而步入佛門，先後從成一法師及妙境法師受三皈五戒。學佛以後，身心常沐浴法喜中，受用無窮，願生生世世都能聽聞正法。

## 代價

美玉無瑕

政治理想的貫徹，多半是少數當權者的寡決或獨決。  
然而，背書執行的百姓，卻是錯誤施政代價的清償者。  
實施一致意識形態的行為，往往是眾人苦難的災源。

哀哀吾民，癡心長養。  
苦迫身心，淒淒無期。  
見三界之無窮過患，發出離之厭心。  
願眾生離苦得樂！

12-25-02 11: 05pm \*

## 書齋聊書

…深入經藏海，智如須彌高，展卷養智長養慧命…

## 從金閣寺到法源寺

—人間有情談愛取與考驗—

陳曉峰

余何人也？非由才智，乃由選擇！

**It is *not* our *abilities* that show who we truly are. It is our *choices*.**

-Professor Dumbledore in Harry Potter

## 如是如是真面目

在根本佛法的「四聖諦」和「十二因緣」裡，佛陀教導我們解脫的原理是在去除苦的根源即「無明」與「愛取」，而愛染的終究去除是有階段性的，並非一步登天式的否定人性。在次第上透過聞、思和長期的修習止觀，以見道的初果（初地菩薩）斷三結——身見、戒禁取、疑為近程目標；去除部份無明，而愛染習氣的完全除去則要在阿羅漢（八地菩薩以上）（註一、註二），也就是說在接近終點之前，愛染是我們學佛旅程中不可避免的重要課題與考驗，若以中道超越相對的智慧來說，「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行者不必害怕考驗，因為每一次面對愛取考驗，都可能是修行境界昇華的契機或更接近終點。佛陀成道之前有三個考驗，在那之前，還不知道他經歷了多少成功或失敗的試煉，吾人去佛陀何遠，正是不可以道里計，所以此刻如果一個人心如止水，無牽無掛，精進於解脫道或是菩提道上，那是幸福可喜的，但是如果是正在或是曾經經歷感情的掙扎，也該慶幸，「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即使失敗，在長時大空裡，將來也就是差一個考驗成佛罷了！透過「懺悔」決意「不再作」，不管成功或失敗，相信這些生命經驗，都終將會轉換為菩提種子。現舉出一些公案，希望有助於提供一些新的角度、視野於轉煩惱為菩提、以智化情的可能性。

## 廬山煙雨浙江潮

最先讀到關於愛情與佛法修行矛盾的主題，當數六世達賴喇嘛（註三、註四）的六十六首情詩，根據簡傳來，他是一位至情至性，忠實表達自己的修行者，在當時清初的複雜政治環境裡，他的愛情成爲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但是由他在二十四歲英年自行選擇圓寂來看，他應該是有相當境界的，短暫的二十四年比之龍樹菩薩的（傳說）兩百歲一樣擲地有聲，我以爲他們的可貴不只是後來的成就，他們不是一開始就是「真命天子」，而是在陷入愛取糾結之後，終於能以智慧如同太極拳一般借力使力，轉嚴苛的考驗爲成就者，以下摘錄六世達賴喇嘛的三首詩，以示其愛情與佛法修行的掙扎，乃至最後的覺悟：

靜時修止動修觀 歷歷情人掛眼前 肯把此心移學道 即生成佛有何難

曾慮多情損梵行 入山又恐別傾城 世間安得雙全法 不負如來不負卿

十地莊嚴住法王 誓言訶護有金剛 神通大力知無敵 盡逐魔軍去八荒

一番轟轟烈烈的戀愛就這樣表現無遺，看不出法王以多少時間超越了這段刻骨銘心的愛情，但吾人可見最後一首詩，頗有佛陀最後通過考驗成道的磅礴氣勢。不論歷（藏）史對六世達賴喇嘛的評價如何，我以爲他這樣的現身說法是非常慈悲的。

## 未到千般愛不消

現代文學對佛教的終極關懷也有一番思考；三島由紀夫在他的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作《金閣寺》（註五）中，固然表達了日本人有些病態的審美觀（菊花與劍、優雅與暴力的雙重性格），例如在最後結局，小和尚把這一京都古寺燒掉的理由是：「我對金閣寺的美感到嫉妒」，吾人看到它其實呈現的是一個（以佛法觀點）不能通過愛取考驗的負面範例與歷史悲劇（現在的金閣寺是 1955 年後原址重建的）。東大法學背景而擅長邏輯的三島由紀夫以第一人稱的思惟，表現了小和尚的並不簡單的心路歷程。在三島由紀夫眼裡，愛取可以是障礙，同時也可以是修行上，面對自己不熟悉的弱點進行提升的機會。在他另一篇歷史文學解讀：「志賀寺上人之戀」（註六）裡，他提供了一個類似六世達賴喇嘛的正面公案：「……上人不自覺地望向那邊。然後，被那美麗震撼了。……靜止的現世突然從畫中起身、開始動了起來。彷彿站在王城大道車馬喧囂中，雙手遮住耳朵後很快地鬆開手，噪音迅速的在身邊升起那樣。……」非常深刻的表達了這種修行者陷入愛情的困境，故事的最後高潮是志賀寺上人以直接面對的態度，經過長期止觀能量的累積之後，在他愛慕的御息所（天皇妃子）前痛哭一場，而由這段感情中釋放昇華了自己，從容圓寂往生，其間人性(humanity)的掙扎，而到自由解脫放下的心路歷程，令人爲之動容。

## 到得原本無別事

從《金閣寺》，自然會讓我們想到，也是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作品李敖的《北京法源寺》（註七），手法類似三島由紀夫的歷史文學解讀，但是風格迥異，主題是戊戌政變，唯一的女主角是慈禧太后，變法失敗後，作者從譚嗣同能逃走而不走，被處決之前的留書「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相對於康有爲的他走日本而推論譚嗣同是犧牲自己，以表白變法的不可行，渣庭的不可救藥，而終於啓發了後來的革命，以免來人步其後塵。固然這是一個理想主義知識份子的良知(conscience)，作者更以爲這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菩薩精神，書裡第七章「迴向」是一段佛法的對話，作者似乎不是很正確的理解佛教，但其強調大乘佛法精神確是正面的。按作者考據，譚嗣同是有深厚佛學背景的人，所以放下自己對改革理念的執取，轉而以死諫以免其他同志的犧牲是其動機，如果作者的解讀屬實，那麼顯然無私的愛(慈悲)，是可以超越嚴苛的考驗而成就菩薩行果，可以說在大乘佛法來看，愛是刀的兩背，不是絕對邪惡的，菩薩的「善法欲」甚至可能是取證的要素（註二）。

## 廬山煙雨浙江潮

如前所述：即使達到見法位也仍然是有愛染的習性，何況是在凡夫位的眾生？考驗的出現不足爲奇，不論成功失敗，只要菩提心繼續增上，嚴以律己(戒)、寬以待人(慈悲、寬容)；而不用批判那些考驗失敗的人，因爲那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相信真正的修行者不在他們不犯錯誤，而是在考驗失敗，經過一番大

死之後的大生，進而浴火重生，吾人類推金剛經的邏輯可知：「佛說考驗者，即非考驗，是為考驗。」個人也深信佛法的光明慈悲是不捨一個眾生的，而終究會轉所有的愛取煩惱為菩提種子。\*

註：

- (1) 《成佛之道》pp.238-248 印順法師 正聞 (2) 《以佛法研究佛法》pp.369-382 印順法師 正聞  
(3) <http://buddhanet.com.tw/tibet/ggab-42.htm> (4) <http://www.ucchusma.idv.tw/poem/4.htm>  
(5) 《金閣寺》三島由紀夫著 沈時雨譯 華成出版 (6) <http://www.zennow.org.tw/life/mei/mei-01.htm>  
(7) 《北京法源寺》李敖 桂冠圖書

=====  
關於這樣的一個凡夫俗子陳曉峰：

一個沒有心的錫人，一隻沒有勇氣的獅子，一個沒有腦的稻草人，和一趟找尋家的旅途，是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的故事，也確是他追尋生命意義的紀錄，在緣起、無我、空無自性的真理裡，他看到回家的路；也找到真心、勇氣、智慧與真正安心之所。不用神奇的紅鞋，沒有戲劇化的驚艷，原來不求回償的愛，就是通往自在解脫的捷徑，「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

親近善士

…親近善士，共相提攜，做向法的指月標…

## Interview with Ven . Thubten Chodron

Interviewed by Wendy Chuang & Teresa Cheng

Transcribed by Wendy Chuang & Alan Chiu

**Happiness and suffering comes from our mind, not from outside; I always thought that attachment was wonderful. When I heard the Buddha's teaching and looked at my experience, I think the Buddha was really right.**

Q: How old were you when you met Buddhism?

A: I was 24. I was teaching elementary school, and I was going to graduate school.

Q: Could you talk about the reason that you became a nun?

A: I grew up during the Vietnam War. As a young person I had a lot of questions. I was wondering why they are fighting a war commending peace. I was wondering what the purpose of life was. I couldn't find any answers for these kinds of questions from adults such as my parents, family, friends or teachers. Nobody could give me answers that satisfied me. Similarly, when I went to the religious people that I grew up with, their answers didn't make any sense to me either. Their whole idea of God never makes sense to me. "Why does the God create, and if He created, why didn't He do a better job?" I couldn't figure it out, so when I went to college I just abandoned religion altogether, but I still have those questions. Later on, I was in graduate school and I was teaching. I saw a flyer about a meditation course led by two Tibetan monks, so I decided to go. I was only going to go for part of the course, but I wind up staying for all 3 weeks, because it was so interesting. One of the things they said was that you didn't have to believe in everything they said. I really liked that idea, because I was so tired of people telling me what the truth was, and what I have to believe, because none of that makes any sense to me. So they were the people who said, "We just teach you. You think about it and see if it makes sense to you." So when I heard the teachings and started meditating on them, I really saw that they described my life. Even though the Buddha lived 2,500 or 2,600 years ago,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applied to me in the modern America. I went to this meditation course in the summer of 1975, and I was supposed to go back to teaching that autumn. But Buddhism affected me so strongly that rather than going back to teach, I quitted my job and went to Nepal, because in 1975,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Dharma teachers teaching in English in America. Everything is in

Chinese, Japanese, or Vietnamese, and I didn't know any of those languages. My teachers spoke English, but they lived in Nepal, so I went half way around the world; that's what I had to do.

Q: So at that time you chose Tibetan Buddhism because you had no choice?

A: First of all, I didn't know there were different Buddhist traditions; all I knew was that I went to these masters and they helped me, so I came back again and again. I never really knew until much later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traditions and things like that. I love my teacher's writing and I have been going to them.

Q: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you met Buddhism?

A: Huge differences! I was so confused before, because things didn't make sense. What Buddhism gave me was a worldview that could explain my life experience, why things are the way they are, and what I can do to possibly make a change. One of the changes was that I stopped being confused. Another change was when I was in college, together with the confusion (who am I; what I want to do; nobody loves me; how all the kids feel when they are making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 had a lot of depression. So I went through this period feeling so low in spirit; what is the purpose of it? Since I met Buddhism, I had none of that, because Buddhism establishes th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life, and there is something positive that we can do. It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In terms of anger, Buddhism also helps me so much with my anger. It helps me to be much more tolerant of people, much more accepting, and also accepting myself. I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and I'm still in progress.

Q: What inspired you in Buddhism that led you to become a nun?

A: What really impacted me in the Buddhist teachings was the whole idea that happiness and suffering comes from our mind, not from outside; and the Buddha also pointed out how selfishness, anger, and attachment are the causes of suffering, because I never really thought of that before. I always thought that attachment was wonderful. When I heard the Buddha's teaching and looked at my experience, I think the Buddha was really right. When he talked about ignorance, anger, and attachment cause suffering, that is true. When he talked about karma, that makes a lot of sense to me. Because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was always thinking: "Why are things the way they are? Why was I born me?" I grew up in America, and I was so aware of people who were poor in the world, and I kept thinking: "How come I had such a comfortable life?" I think it's not right; it's not fair; how come it's like this. So when I heard about karma, that explained to me how the present situation evolved; and when I heard about compassion and bodhicitta, it explained to me what I can do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because it didn't feel right to me. So Buddhism gave me that kind of avenue.

Q: What Buddhist book has affected you the most?

A: I have to say Lama *Tsong-kha-pa's* book *Lam rim chen mo* – it translates as *Stages of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 has affected me the most, because in it he took all the sutras and commentaries and laid it out in a gradual way. When the Buddha taught, he wandered and gave different teaching to different people, but here we are, and we don't know what to study first, what to study next, and how does it fit together. That book is very good in presenting it in a very methodical way. First you meditate on this, then you meditate on that and so on. I appreciate its methodical approach. Another thing that attracted me to Buddhism is, for example, everybody said, "Love thy neighbor as thy self", but I didn't see anybody who did, and I couldn't either, because you can't just say to yourself that I got to love everybody; that doesn't change how you feel. But what Lama *Tsong-kha-pa* did is he took the Buddhist teachings and arranged them in a way so that you can see how to go about changing your mind, and becoming seeing other sentient beings in a more affectionate way, developing equanimity, love and compassion towards them. He taught you exactly how to meditate in order to develop that. I really like that. You can't just say "I should be patient. I should love them," because "I should" don't change our minds. Especially telling ourselves how we should feel, that didn't change how we do feel. We need a method to look into our mind to see how what we're feeling is incorrect: When I'm angry, I'm not perceiving reality correctly. That's why my anger is something to be abandoned, because it does not perceive things as they are. This kind of analytical way, to analytically look into the mind and chang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So I think overall that is probably the book that influenced me the most.

Q: What was the most memorable phrase you can remember from your teachers?

A: There are two that come to my mind:

1. One time Lama Yeshe had asked me to lead a meditation course. I was a new nun at that time and didn't feel like I knew very much to share with other people, so I went to Lama and I told him that "I can't do this. I don't know enough." He looked at me and replied "You are selfish." "WOW" was my response. So

what that meant to me was that even though I'm not a bodhisattva, I should still help in a way that I'm capable of, instead of refusing it. So that really made an impact on me.

2. I remembered very clearly another thing that he did. He was talking to all the sanghas at that time, and he picked up his pearl beads and said, "Your mantra should be: I'm the servant to others. I'm the servant to others. I'm the servant to others." He clicked his beads and said, "This is what you should remember over and over again." So these are the two that came to mind. I have a lot of other teachings with my teachers, too.

Q: Does teaching elementary school help you in teaching dharma?

A: I was always learning how to teach. When I studied education, it was during the time of Open Classroom. They were encouraging teachers to let students explore and learn according to their interest. So that may have influenced me a lot in terms of having a lot of discussion groups. But I haven't consciously taken anything I learned about teaching and use it in teaching dharma. No, I haven't done that.

Q: After you ordained, have you ever read the Bible again?

A: I never read the Bible again after I ordained, but Buddhism has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teachings from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better than I did before, because those are the two I was most familiar with as a child. I came to understand things better that I didn't understand as a child after I have met Buddhism. But I never had much interest in the Bible to go and read it. I don't know; it never did it for me. I tried to read it before, and I went to Sunday school, but it just made me have more questions. I tried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it before, but it just wasn't for me. But I have to respect the fact that it is for other people. Like at this Catholic-Buddhist nuns' conference I just went to. It was so beautiful to see the Catholic nuns; they are wonderful women,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ordained for forty, fifty years, and really are people with integrity and deep spiritua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learning from us Buddhists about how to tame the mind, and how to work with the mind. They were asking so many questions along that line.

Q: How do you reflect on 9/11 and Iraqi war as a Buddhist practitioner?

A: I can't tell anybody what their political views should be, because I don't think that is my role. Also Buddhists may have a variety of political views. But I figure the Buddhist reflections are important. First of all, when we are harmed, to ask ourselves, "what did I do to get myself in this situation?" instead of looking outward and just blaming somebody else. My hope is that America would do some self-reflection about what did we do in relationship to other countries, that brought up so much hostility towards us. Because I think if we reflect on some of our economic policies, some of our political policies,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the CIA has done, we might find why other countries don't trust us. We should do some self-reflection, because that's what Buddhism has always encouraged us to do. Like the present Iraqi war, it's very clear that we don't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Why? Another thing along that line is to reflect on what is our motivation, because the Buddha always taught to try have genuine, pure motivation, and not a selfish one, or a fake one that looks good but is actually corrupt. In the case of the Iraqi war, we're saying "we want to liberate the Iraqis." but I don't remember any Iraqis asking us to liberate them. It becomes very clear that U.S. is doing it, firstly, because it wants Iraq's oil to support our very luxurious lifestyle; and secondly, we want a military base in the Middle East, so we can threaten other countries so they will go along with our economic policies, so that we can have more riches. With that kind of motivation no wonder other countries don't trust us. So I think we have to, as individuals as well, look at our consumer lifestyle, because we're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yet we use enormous percentage of world's resources, and its not correct. Also because the Buddha taught us "Cherish others. Only if we take care of other people and society can we really be happy." The world is so interconnected now, that only if we have actually served the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meet their needs, instead of taking advantage of them, can we have happiness. So I think these are different Buddhist principles that can be used. To go learn and really help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do it according to their culture and their value system, and not try to make everybody become capitalist like America i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at is necessarily the right way for everybody. And also, really respecting other peoples' cultures, instead of insisting that they should have our culture, where sex and violence is so prominent. Why are we exporting our fascination with sex and violence to other countries when that is harming our own country to start with? Respecting other cultures is very important. And democracy, you can't just go into a country and tell everybody it's going to be democratic. Because the people have to learn what that means, and in some cultures they have other ways of making decisions, and other ways of choosing leaders. We have to respect that.

Q: Many religious people believe their religion is the best. What's your view?

A: From the Buddhist viewpoint, we say that all religions have something good in them. And each sentient being has their own disposition, and their own way of thinking, so it's up to each person to find what religion makes sense to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individual ways of thinking. All the religions teach ethical conducts; all the religions teach restraint from harming others; they all teach generosity and being kind. So the theological part of whether you believe in God or Allah, or Buddhists don't believe in a Creator... That part is not so important just in terms of living a wholesome life, getting along, and creating a peaceful world. In Buddhism, we're very glad that there is multiplicity in religions, because that way everybody can choose what is suitable for them. Also, what I find interesting in Mahayana Buddhism is how they talked about the great bodhisattva superior and different cours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entient being's mentality and talent. We can even look at Moses, Jesus, and Mohammed perhaps as bodhisattvas who appeared at that time in history in order to help those people. Or we can look at Mother Teresa as a bodhisattva. I think a lot of problems we have in religion now and how religion is being used as a political force is because people aren't really practicing the teachings that they're saying that they are. Because I think if Moses, Jesus, and Mohammed came here and saw what people were doing in their names, they would be horrified.

Q: What was the intention of your books?

A: I never intended to write a book. What happened was that when I was in Singapore, people kept asking the same Dharma questions over and over again. Then one lady gave me a computer though I didn't ask for one. Then another man came and said, "We have this tradition of printing book for free distribution in Singapore. If you ever want a book, I will help you print it." These three things came together, and I started writing a series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 My first copy was a little book called *I Wonder Why* published in Singapore. I later revised it twice and added more questions and answers, and it became *Buddhism for Beginners* that was printed in the US.

I was teaching young people in Singapore, and I remembered them saying, "Can you recommend to me a good book in English, that doesn't have a lot of complicated Dharma vocabulary in Chinese, Tibetan, Pali, or Sanskrit, something that I can give to my mother or my friend to read?" And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so I thought: if you want something and you like something... That's how *Open Heart Clear Mind* and *Taming the Monkey Mind* came out.

*Transforming the Heart* is actually a book by my teacher Geshe Jampa Tegchok. He gave me some of his teachings and said, "If you want to, please make these into a book." So I did.

*Blossoms of the Dharma* came about because in 1996, I helped to organize a three-week educational program for Buddhist nuns in Bodhigaya. We had nuns from Taiwan and Western nuns that gave talks and teachings. I edited the vinaya teachings from that to make a book called *Choosing Simplicity, a Commentary on the Bhikshuni Pratimoksha* (the nuns' vows.) I made the talks of Western and Asian nuns into the book *Blossoms of the Dharma*. Because I felt we nee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onasticism, and also we need to hear the nuns' voices, what do women do, because most things are done by men.

Q: What is your vision for Sravasti Abbey?

A: People who grew up in the West need a monastery in the West where they can train. In the Tibetan tradition in America, there is not a training monastery. There are a few monks and nuns living here and there, but not a monastery where you can actually go and get trained or be supported. The situation of the Western monastics in the Tibetan tradition now is different than other monastics. Because the Tibetans themselves are refugees, they can't support the Western monastics. In fact, they look to the Westerners to help support the Tibetan monasteries, because they have to build their monasteries in the refugee community in India. So the Western monastics in the Tibetan tradition have no support. There is no church that takes care of us; the Tibetan community can't take care of us. People are trying to keep their vows, but how do you keep your vows when you have to somehow get money just to eat, and to have a place to live? For that reason, it's very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keep their vows. I ordained 26 years ago, and somehow I managed and never worked at a job. But there were times when it's quite difficult for me financially. And then I see other people now who had a job, but they had to put on lay clothes and grew their hair out. How can you live like a monastic if you have to do that just to survive? I feel a monastery is really essential so that these people can live and train.

Also there is so much need in this country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for dharma teachers in English. If you have a monastery, then people who have studied and practiced can become teachers in English, and they can come out and help the community.

The 3<sup>rd</sup> thing is that lots of lay people live a very stressful life, and they can come and stay in the monastery, and live with the community, maybe do some retreat, learn the Dharma, offer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They need

some place for them to go where they can get in touch with their inner dharma practice and their own spiritual values. And it will be nice to have activities for young people there. So that's kind of my vision. I want it to be in a rural setting, where there is lots of land, where also the beauty of nature helps relax the mind, but close enough to the city so that people can come. And also a large piece of land, so that you don't have a housing development or shopping mall next door 20 years from now. The most pressing need is the financial support to get the land and to build the buildings we need. Without the place you can't do anything else. Once we have the land, we can start building on it. Then we will need furniture, and equipments, etc. We can also use people who have talent-architects, construction workers, different fund raising skills, and computer skills. I think it would be nice to get more of the teachings in English (on the web site [www.thubtenchondron.org](http://www.thubtenchondron.org))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Then we can have more books in Chinese. We can have more short, informal (not technical language) book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or children, so they can read too.

Q: How would you proceed in teaching Dharma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US?

A: First of all, I try,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course, short Dharma talks, short meditations, and also discussion groups and exercises. Because I think the kids can learn along when they can voice their own thoughts. For example, years ago when I was in Singapore with some students, I led a discussion group and the questions was "What qualities do you look for in friends?"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eenagers think about, "What makes somebody a good friend?" So I asked everybody to go around and talk about i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that, in the end, when we assembled all the things that people said,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abandoning the 10 negative actions, and doing the 10 positive actions was the root of being a good friend. Because kids would say, "I want a friend who I can trust, somebody who doesn't talk bad behind my back." There it is, right in the list of 10 positive/negative actions. So if you do it through discussions like that, and then you say, "Look, the Buddha said something similar." Then they go, "Oh yeah, the Buddha is really smart." So this opens their mind to think about other things the Buddha said.\*

## 人物專訪——確諄法師

莊雯婷·雷叔雲採訪  
雷叔雲譯

**快樂與痛苦的根源完全來自於內心而非外境，以前我以為執著是件美妙的事，當我聽到佛陀這樣開示，我開始去觀察自己的經驗，發現佛陀是完全正確的。**

問：您是何時遇見佛法的？當時幾歲？

答：那是在小學任教，正要去讀研究所的時候，當時我二十四歲。

問：能否談談您出家的因緣？佛教中的那種（些）特質使您心儀而下出家的決定？

答：年輕時我腦中裝了不少問題，我在越戰年代成長，常不懂既讚揚和平，卻為何要開啓戰端，我在親友間無法找到滿意答案，神教徒的答案在我看來也不合理，上帝的思想從未能令我信服，為什麼上帝造物？如果上帝創造了一切，為什麼祂不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上大學之後，我完全放棄了宗教，然而問題仍在。後來我去讀研究所，又擔任教職，偶然看到一張宣傳品說兩位藏傳僧人帶領禪修，我就去了，本來沒打算全程參與，但因為太有趣了，後來待了整整三周。僧人告訴我他們只是教導，我不必全盤接收，回去想想看合不合理再說，我太相應了，因為我對人們告訴我真理是什麼、該信仰什麼，已十分厭倦了。我發現佛陀雖活在二千五、六百年前，他說的在今日美國完全適用。我1975年夏季去禪修，秋季本應回學校教書，但佛法的召喚力量太強大了，我便辭去教職，去了尼泊爾，因為當時在美國，要找會說英語的法師太困難了，只有說中文、日文、越南文的，而我一概不懂。我的老師說英語，但他們住在尼泊爾，所以我必須橫跨半個地球去向他們學。

問：您為何選擇佛教中的藏傳系統及藏系上師作為您學習佛法的皈依處？

答：起初我毫不知悉佛教中有這麼多傳承，我只知上師對我有助益，我就去了，後來我才了解各種傳承。

我對上師的著作充滿法喜，至今不斷去請益。

問：在與佛法相遇後，您覺得您生命的品質獲得什麼樣的提昇？

答：改變太大了！之前，因為事物不盡合理，我是如此的迷惑，在大學時，我不但迷惑，而且沮喪，經歷著生命的低潮，所有從少年過渡到成人的問題我都有：我是誰？我到底要什麼？誰會愛我？之後，佛法提供我一種世界觀，解釋了我的生命經驗，為什麼事物是這樣，以及我怎麼做才可能去轉變它，佛法協助我建構生命的目的與意義，而且告訴我我可以採取積極正面的行動。還有，佛法幫助我對治憤怒，讓我對人更寬容、更接納，讓我也更接納自己，當然眼下我還有長路要走。

問：佛法中對您最大的鼓舞是什麼？

答：影響我最大的是：快樂與痛苦的根源完全來自於內心而非外境。我從未想到過自私、瞋恚、執著是痛苦的來源，以前我以為執著是件美妙的事，當我聽到佛陀這樣開示，我開始去觀察自己的經驗，發現佛陀是完全正確的；在成長過程中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世界是如此？我為何生成這樣的人？為何生在美國？世界上有那麼多窮苦可憐的人，為何我擁有這麼舒適的生活？業力說明了現在的種種現象從何而來；慈悲心與菩提心則教我如何去改變這個世界。

問：學佛後那一部經論對您的影響最大？為什麼？

答：應是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他博引經論，鋪陳出一條次第之路；佛陀四處遊行，對不同的人教不同的法，然而我們今天不清楚應該先學那一法，後學那一法，如何組織起來。《廣論》的組織是非常有系統的。另一方面，每個人都會說「愛鄰如愛己」，我沒看到誰做到了，我也辦不到，因為你不可能對自己說「我必須耐心、必須去愛每個人」，就做不到，這樣無法改變我們的內心。宗喀巴大師將佛法中各種修行方法整理出次第來，教導我們應該怎樣一步步轉變內心，如何以慈眼視眾生，修平等心，如何修定開發慈悲心。因為光是知道自己應該如何感覺，並不能改變自己的感覺，還要有方法讓我們深觀內心，覺察到自己的感覺是怎樣的偏差。譬如說，我憤怒是因為我為未能正確觀察事物真相，所以經由正確觀察，便知憤怒是應該捨棄的。《廣論》這種分析式的觀察、轉化心意，影響我最大。

問：還有您上師的那一句話或那些教導讓您深受感動？能否分享您的心得？

答：有兩次：一次耶喜喇嘛要我去帶領禪修課程，我覺得自己程度不夠，故告之：「我所知不多，恐無法勝任。」喇嘛望著我回答說：「你真自私。」我心中的反應是：「哇！」這對我的啟示是：我雖然不是菩薩，仍應盡所有能力去幫助他人，而不是拒絕。第二次，是耶喜喇嘛在對僧伽的開示時，手撥一次念珠就說一次：「我是他人的僕人。我是他人的僕人。我是他人的僕人。…」「你們應當不斷如此憶念。」

問：教書的經驗有助於您開演佛法嗎？

答：我大學主修教育，一直在學習怎樣教學，當時是開放式教室的時代，鼓勵教師讓學生根據各人興趣，多方探索與學習，也許這是我成立不少討論小組的緣故，但我從未刻意將所學用於教導佛法。

問：出家後您可曾重拾聖經，對它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答：沒有，倒是佛教幫助我比從前更理解猶太教與基督教，這兩大宗教是我自小就非常熟悉的，小時候不懂的部分，遇見佛法後反而有更深的理解，但我對聖經一直未能產生興趣，以前上主日學，只會讓我產生更多問題，它與我不相應，然而，我尊重它有它相應的群眾，例如我最近在天主教教會會議中遇到的天主教修女，看起來多美！我認得一些出家四、五十年的修女，為人誠實正直而有深沉的精神修持，她們也對佛法中調伏心性的方法很感興趣呢！

問：自 2001 年 9·11 開始到剛結束的伊拉克戰事，從中您覺得身為一位佛教徒應該作什麼樣的反省？

答：我不能代言別人的政治觀點，因為這不是我的角色。而且佛教徒也可能有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但我認為佛教徒的反躬自省能力是很重要的。當我們受到傷害應反問自己：「我種了什麼因而陷自己於這種情況？」而不是眼光向外看，責怪他人。譬如說，美國應反省我們在國與國的關係上，究竟做了什

麼而引起如此巨大的敵意。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們的某些經濟政策、政治政策、中央情報局的作為，也許可以知道為什麼別國不信任我們。佛法總是鼓勵我們反省；以目前伊拉克戰事來說，我們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支持是很明顯的事實！為什麼呢？因此我們應檢視我們的動機，佛陀總是叮嚀我們應自純潔的動機出發，不是自私的、虛假的動機，不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再以這次戰事來說，我們宣稱要解放伊拉克，可我不記得那一位伊拉克人民請求我們來解放他們。事實很清楚：第一、美國需要伊拉克的石油來支撐我們奢華的生活方式，第二、美國需要在中東有一個軍事基地來威脅其他國家，配合美國的經濟政策，難怪別國不信任我們。站在社會及個人立場上，我們應反思以消費導向的生活方式，少數人口卻消耗了大量的資源。此外，佛陀教導我們護生，現在整個世界的關係這如此緊密，我們唯有照顧其他人或其他社會的需要，不去佔他們便宜，我們才能獲致真正的快樂。向別國的人民學習並協助他們，同時尊重他們的文化及價值觀。而非將其他人變成美式的資本主義。美國文化中，性與暴力是這麼猖狂，已傷害了我們自己的社會，為何還強加於別國呢？說到民主，我們不可能跑到某一國家告訴每一個人：「你們要變民主才行！」因為人們要自行學習民主的意義，而且在一些文化中，他們自有其作決策與選舉領導人的方式，我們必須尊重。

問：許多宗教徒都認為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可以拯救人類，希望人人都能成為自己宗教的信徒，甚至為此引起戰爭，您的看法如何？

答：由佛教徒的觀點，所有宗教都有其價值；每一眾生都有他的根性與思考方式，所以必須由每個人自己決定那一個宗教對自己合適。所有宗教都教導道德行為，像是不傷害他人、慷慨、仁慈。若從道德生活，人際關係，和諧社會的角度來看，宗教中神學的部份——有人信上帝，有人信阿拉，佛教徒則不承認有一造物主——並不是那麼重要。在佛法裡，我們很高興有如此多元的價值，每個人都可選擇適合自己的宗教。在大乘佛法中，菩薩視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我們再看看摩西、耶穌、穆罕默德、德雷莎修女，也許就是菩薩出現在不同時代來幫助不同的人們。我以為宗教內部現存的問題，或以宗教作為政治手段的問題，都是由於人們並未真正修行，但宣稱自己在修行，我想如果摩西、耶穌、穆罕默德在世，目擊人們以其名義從事的行為，他們會嚇壞了。

問：能否談談您出書的動機？

答：我從未刻意寫書，事情始於我在新加坡時，接連發生三件事：人們不斷問我相同的佛法問題；雖然我並未要求，一位女士送了我一部電腦；另一位男士對我說：「新加坡有印書免費流通的傳統，如果您想出書，我可幫您印。」於是我開始寫系列問答，第一本是一冊小書，叫《心靈曙光》，在新加坡出版。後來修訂了兩次，又加入一些問答，成為《初機佛法》(Buddhism for Beginners, 無中譯本)，在美國印行。又一次也是在新加坡時，教一群年輕人，我記得他們問我：「能否推薦一本英文佛法入門書，沒有中文、藏文、巴利文、梵文複雜的名相，我可以給母親或朋友讀？」我想不出任何讀物，所以我就想：如果你想要什麼…於是《開關心、清淨心》與《馴服猿猴心》(Taming the Monkey Mind, 無中譯本)就這麼出來了。《轉念》(Transforming the Heart, 無中譯本)其實是我的老師蔣巴帖卻格西(Geshe Jampa Tegchok)寫的，他給我一些教學材料，說：「如果你願意，可以整理出書。」於是我照做了。另一本《妙法之華》(Blossom of Dharma, 未有中譯本)成書於1996年，我在菩提伽耶協助籌備為期三周的比丘尼教育活動，有臺灣與西方的比丘尼前來演講與教學，我將其中毗奈耶(律)中比丘尼戒部分，編輯成《選擇簡樸：比丘尼戒論》(Choosing Simplicity: a Commentary on the Bhikshun: Pratimoksha, 無中譯本)一書，另輯出西方與亞洲比丘尼的演講成為《妙法之華》，我感到我們需要更多僧伽生活資訊，需要聽聽比丘尼的聲音，知道比丘尼做了些什麼，因為佛教中多半事業都是男性完成的。

問：談談您新成立的道場的展望，您期望什麼樣的支援？

答：首先，西方人需要在西方有一座道場來訓練人才。藏傳系統在美國還沒有佛學院，雖有比丘、比丘尼散居各地，但沒有可以接受訓練、獲得奧援的道場。藏傳僧侶與其他傳承的僧侶不同，因為藏胞本身是難民，他們無力接濟西方僧侶，他們還寄望西方人接濟他們在印度難民社區建道場呢！所以藏傳的西方僧侶完全得不到後援，沒有團體照顧。僧人盡量持戒守律，但掙扎於衣食之間，如何持戒守律呢？我26年前出家，倒不會外出工作，可是財務一直很困難。我見到一些僧人必須穿上便服、留起頭髮，出去工作。為了謀生，那還能像出家人呢？我認為道場能讓僧人衣食無缺並接受教育，非常重

要。

其次，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迫切需要英語佛法老師，如果有道場，在其中研讀與修行的僧人，便可造就成這樣的老師，走出去造福社區。

第三，許多人生活壓力很大，他們可以在道場與僧伽共住，也許可參加短期禪修、諦聽開示、替道場服務，他們需要一處恢復內在修持與精神價值的場所，青少年也可在此舉行活動，這就是我的願景。我要把道場建在鄉下，土地廣大，至少 20 年內周圍不會開發成住宅或購物中心；風景幽美，可以鬆弛心情；與城市不遠，來往方便。目前最急迫的是買地與建築的財務支援，一旦有了地，便可開始建築房舍，之後還會需要家具、器材等。我們將需要各種專門人才，像建築師、建築工人、募款專家、電腦專才等。我還想將我的網站 [www.thubtenchodron.org](http://www.thubtenchodron.org) 中的開示譯成中文及其他語文，更可出版短小淺白的青少年佛法讀物。

問：您對美國青少年的佛學教育如何進行，能否提供些看法及意見？

答：首先，在課程的結構上，我採用簡短開示、短期禪修、討論小組與練習，因為我認為孩子若能表達心聲，他們便會入門。舉例來說，幾年前，我在新加坡教學，我帶領一小組討論：「要找什麼品格的朋友？」於是青少年開始討論怎樣品格的人才配稱好朋友，像是「要我能信任、不會在我背後講我壞話的朋友。」我讓每個人輪流發言，結果很有趣，恰好符合佛法所說的十善業，經過討論後，我說：「看！佛陀有類似的教導。」然後他們想：「佛陀真聰明！」這樣便為佛陀所說的法，開啓了一扇門。\*

=====  
**Who am I, in comparison to Him**

**莊雯婷 Wendy Chuang**

He, whose body, speech and mind is pure without motive.  
I, whose body, speech and mind is impure with motives.  
He, who gives and forgives, will not remember once done.  
I, who give and forgive, will always remember once done.  
He, who's compassionate for all beings, acts and speaks with diligence.  
I, who am compassionate for self and my surroundings, act and speak without diligence.  
He, who understands the law of karma, the functioning of life, and its illusory nature, practices with mindfulness.  
I, who questions the cause and effect,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truth of nature, practice with meaningfulness.  
He, who accumulates merit and practices Bodhicitta, walks on a Bodhisattva path.  
I, who accumulate wealth and practice planning, walk on a Samsara path.

**人物特寫——歐蜀華居士**

**鍾聞瑜**

**不斷地在聞、思、修慧上輾轉增上再增上，修習多修習，  
看似永續的生命必有見淨愛盡的時候，所以怕什麼呢？**

**眾裡尋她千百度**

也許是我天資魯鈍，或許是她慈悲天成，總之我從無感覺過她的嚴肅，上課時她身旁的椅子光涼地等我就座，我也喜歡在下課時和她在松樹下說說話。猶記初見她時，是在中仁居士家，上印順導師妙雲集的《成佛之道》，那時我想：「呵！是位女居士！她有些眼熟，對了！在法雲寺禪修經行時我與她照過眼，她和素珠總直直地坐在禪堂前方，一動不動地，哈！就是她，但不知她佛法說得如何？聽聽吧！」，那時，有那麼一群求法若渴的學人，每個星期五的晚上就著地毯圍坐在她身邊，除聽講外也熱切地討論問題，關鍵時刻老師拋出的一句話猶如醍醐灌頂，智眼頓開，套句北京話：果然是好樣的！

**玉容擎燈照顏色**

知、情、意上，老師自喻她感性較弱，而我說她慈悲天成，難道是我看錯了？松蔭下的對話想來沒有半句廢言，敢說她的心我懂得比別人多，最常出現在我們言語間的串句就是：佛法那麼好，為什麼學的人那麼少？那麼不珍惜？除了佛法外，實在看不出人生還有什麼出路？每每談及此，我的眼總會濕潤，就是這一刻也還如此。她親嚐的法味不願獨享，每一回上課前，準備的人是嘔心瀝血，聽課的珠玉現成，任取任擷，不思獨享的願不是天成的嗎？雖說有菩薩道難行、眾生難調的慨嘆，然解脫道上，我明白她並不光是爲了自己而修學，縱是課堂上有問題相詢，也必就法理直陳詳鋪，真理面前沒有人情，她說直心是最簡單的待人處事之道。或許這就是她嚴肅的由來吧！然此，難不是爲了學者好？法行人的特質不都如此嗎？（也正因此，淘鍊出青藍相繼的法學人來。）

### 丈夫隻手舉幡幢

她的個性從佛法中練就，不論何時，都自由自在、安穩如山，她將這一切歸功於學習十年以上的中觀，說到中觀她可笑得燦爛，因爲她正是用生命體驗法、實現法，她曾如是說：「呈現在我面前的不都是法？身體本身所展現的無常、無我、苦等生滅相，在看這些生滅相時，我是和不生不滅的空寂相應的。」因爲中觀不是說空寂什麼都沒有，它還是有緣起如幻如化的現象在生滅；可是確實在涅槃裡是超越有與無，它確實是空寂不可得的。她還說：「雖然我現在尚未超越這個世間，但十幾年來，我的思想一直在中觀裡。我也一直在做功課，並且就自己以前感性不足之處，努力注意自己的心，去體諒眾人的苦，關懷眾人。」由於早期和羅無虛老師學習的第一部經就是《雜阿含經》，也接觸了印順導師的思想，印老的思想從兩千五百年前的佛法——即從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的發展，他清楚地交代整個思想的體系。「可說我受了他的思想影響非常大，當然不說我認爲中觀了義，是百分百受印老的影響，這裡面有我對法的抉擇。」大乘三系中，中觀是最究竟、直接了當的解釋佛陀在世四十九年所說的法；從早期的四部阿含到部派的《阿毗達磨》，乃至大乘佛法的許多經論，她均有相當的涉獵。因此，「我目前的抉擇——我覺得中觀是了義的，也是我要走的路。」

記得月前，我和她說《攝大乘論班》的同學問候她近來可好，她直接了當地說：「好得很！」我在電話這頭笑翻天的聲音引得她回說：「我本來就很好，而且還好得很，有什麼好笑的！」這一說我又笑得更大聲了。她的話我是聽得懂的，對於學佛的人來說，只要正見穩固又時刻與法相應，並不斷地在聞、思、修慧上輾轉增上再增上，修習多修習，看似永續的生命必有見淨愛盡的時候，所以怕什麼呢？她說：「我贏定了！」，我說：「嗯！贏定了！這話說得好。」我們笑開了懷。這樣有默契的對話和朗朗笑聲，應是我畢生唯一可以貪著，值得憶念的樂受吧！

### 釋種法堂作獅吼

近來我們數度交談，她最常提起的是《雜阿含經》中，央掘摩羅追趕不上釋尊，筋疲力竭之際道：「止！止！」釋尊說：「我已止，是你不止呀！」老師說：「學習佛法真好，但想到大部份人的心未止，真是可惜呀！世間的真相確實是苦，苦確實具有逼迫性，釋尊說的一點也沒錯！然而爲什麼世人總要苦到逼近眉間，還不肯修行呢？想想我的過去，在生生死死裡，多次都是病死的，卻仍放不下，我好慚愧呀！」我交心地對他說：「你的根比我利上不知多少倍，想起來，我才真是要慚愧，因爲有家累，修習佛法就比別人艱辛，現在因經濟不景氣，生存受到威脅，我們兩人同樣都在安忍有生之苦，然而我於正念現前時，知世間是苦，慚愧的是，正念相續未能持久，雖於世間見到諸多的過患，也有出離的心，但我清楚的很，大多時，我仍覺世間是可愛的。哎！生命結束還容易，但是不想再來，可能嗎？」，「你說我的根利，其實我鈍的要命。現在我們所面對的這苦患之身心，我只能從佛法裡面去放下，四大的痛只是四大的苦而已，其實不是真實的。我求解脫的心要再加強；我願天下的人沒有災難，也希望大家在苦裡面儘量跟佛法相應吧！」

回想過去，就其座下聞法真是幸福。於她精進勇猛處，學得的是爲法忘軀的精神。她會說緣起是光光之網，是的！一旦這盞燈點燃，有心於自利益他的學人，將代代相傳。老師爲法奉獻的精神正一點一點地擴散，對我及同學而言，有善士如她可親可薰，有佛法可學可炙，這一趟人生之旅真是豐富。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以法爲自依止的洲、筏，精進用功，向於究竟，相信那是老師爲我們演法的唯一願望。謝謝您！歐老師。\*

## 心靈舍利

…寧取般若波羅密經卷，長養我智，饒益有情…

## 修行與解脫

陳穎

「解脫」並不是修行後所得到的那個「最甜的」，如果執著於追求與目標，只會帶來更多苦惱與悲痛。

### 鬆緊適度出雅音，精進莫怠平等持

《雜阿含經》中有這樣一篇經文，講到二十億耳從比丘到成阿羅漢的一段經歷。二十億耳(巴利文 Sonakolivisa)是中印度伊爛孛鉢伐多國長者之子，他家境富有而且名望發達，在聽完菩提分法之後，以精勤修行而聞名。但在長期修行之後，仍然無法根除煩惱得到解脫，於是起了退卻還俗之心；佛陀了解到他的意念，便為他作了如下這樣的比喻：修行就像琴弦不能調得太緊或太鬆，過緊過鬆都無法奏出美妙的音樂，這正如修行太過精進就似琴弦過緊，易致心亂，如不解脫反增修行者的悔心。若修行不夠精進就似琴弦過鬆，修行者易生懈怠。「正精進」要靠一顆平等心，不執著也不放逸。

這篇經文對我的啟發很大，尤其是最近在觀察自己的身心活動時，更是發現正精進的妙處。初學佛時，總認為學佛和修行是為了解脫，解脫什麼呢？是身心煩惱的糾纏吧！因此解脫成了修行的目的和必得的果。在漸次的修行中，慢慢發覺這樣有目標的修行不但沒有帶來平靜與自在，反而增加了執著與焦急。正像 Ajahn Sundara 講的故事一般：從前有個修行人，坐在路邊吃好大一盆的辣椒，他吃得淚水直流，有個路人看到了，便好奇地問他：「為什麼吃這麼多的辣椒？」他回答：「為了找那個最甜的。」

### 苦痛煩惱本不實，煙消雲散還清淨

修行與解脫也是這樣，解脫並不是修行後所得到的那個最甜的，更不是餵自己辣椒。如果執著於追尋與目標，這就等於一直在餵自己辣椒，只會帶來更多苦惱與悲痛。如果我們可以了解，吾人的身心本是清淨自在，只是在無明的執著重習下，才有煩惱覆蓋而無法平靜。我們修行就不會再像一根繃緊或鬆弛的琴弦，對修行也會有信心，不會懈怠。那原本不實的苦痛與煩惱，也會煙消雲散了。\*

=====

#### What I Am

陳穎

I do not believe that I am living for what is possible  
I do not believe that who I am is what I have proven to be  
I do not believe that a life has its limit, though I believe that I will die  
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thing I had will live on forever  
I do not believe that all that I have is the whole of my world

\* \* \*

This life of mine is like a stream traveling through its own course  
Taking in the rain, the snow, the hails, as well as the sunshine  
At each corner that it turns  
There is a wish to open and to accept what is  
As the dust settles to the bottom of the water  
There is a wish that the Crystal Stream would wash  
Away some sorrow from some sad hearts and  
Bring some smiles on some happy faces.

### 「攝大乘論」讀書報告

王崇智

《攝大乘論》是唯識學中扼要而又最有價值的論述，  
為治唯識學者所必須研讀的聖典。

### 攝論瑜伽解深密，研讀聖典融貫通

《攝大乘論》是唯識學中極重要的一部論典，這部論是唯識學中扼要而又最有價值的論述，為治唯識學者所必須研讀的聖典，它不僅將在它之前的唯識思想系統化，而且使唯識思想各重要理論互相融貫，也確定唯識學的基本方向。本文由《攝大乘論》和早期的唯識典籍《瑜伽師地論》、《解深密經》來比較，相對之下，可看出《攝論》對唯識重要理論，是有相對較明確的定義和融貫。

唯識思想重要理論有：一、阿賴耶識緣起。二、唯識無義。三、三性說。在《攝大乘論》裡，「所知依分」是講阿賴耶識緣起，只成立賴耶為萬有的生起歸著，還沒有明白的建立唯識。「所知相分」說緣生，處處可以見到安立唯識無義，主題是論著三性說的。其三性說又以「依他起性」為中心，來統一三性，並融貫阿賴耶識緣起和唯識無義的思想。

### 依他遍計圓成實，唯識三性釋其義

唯識學的三性是解釋諸法的三種存在形態或層次，三性也就是「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圓成實性」。

《攝論》對三性的基本主張如下：

何者依他起相？謂阿賴耶識為種子，虛妄分別所攝諸識。…如此諸識皆是虛妄分別所攝，唯識為性，是無所有、非真實義顯現所依。

此中何者遍計所執相？謂於無義唯有識中似義顯現。

此中何者圓成實相？謂即於彼依他起相，由似義相永無有性。

基本而簡單的說：依他起是虛妄分別的心，遍計執是似義顯現的境，圓成實是因空卻遍計所執性所顯的諸法空相。與最早的唯識典籍《瑜伽師地論》和《解深密經》的三性定義和思想來作比較，可看出《攝論》的思想是更進展和明確的。

《解深密經》對三性的定義如下：

云何諸法遍計所執相？謂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別，乃至為令隨起言說。

云何諸法依他起相？謂一切法緣生自性，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乃至招集純大苦蘊。

云何諸法圓成實相？謂一切法平等真如。

《瑜伽師地論》攝抉擇分·菩薩地，亦有大致相同的主張，只在圓成實性有所增加：

云何遍計所執自性？謂隨言說依假名言建立自性。

云何依他起自性？謂從眾緣所生自性。云何圓成實自性？謂諸法真如，聖智所行，聖智境界，聖智所緣；乃至能令證得清淨，能令解脫一切相縛及粗重縛，亦令引發一切功德。

對「遍計所執性」的說明，《瑜伽》和《深密》是指假名施設和言說行為，但在《攝論》是定義為「境」，也就是說依「依他起」而顯現為義，就是遍計執。所謂的「義」就是妄心所取的對象；在我們看，義是離心以外實有的，實際上它根本沒有獨立的自體，不過在分別心上現起這似境的影像罷了。我們見聞覺知所感的一切境界，本來是似義顯現，是虛假無實體的，但一經言說，使人隨名起想，而誤認它為實有。《攝論》在對遍計的進一步說明中，談到「執著」，是由取相而心中生起肯定的堅決的妄見，認為確實如此，必然如此；非義而肯定它確有此離心的境界。所以遍計也帶有凡夫對被分別、認識的對象，執著有實在物存在的意思。《攝論》以「境」來定義遍計執，是比《瑜伽》和《深密》更明確。

對「依他起」，《瑜伽》和《深密》則是指緣生的自性，《攝論》對依他起則有豐富的界定，由三方面來說明：一、它的因緣，是阿賴耶識為種子。二、它的自性，是虛妄分別所攝：就是說它以亂識為自體的。三、它的別相，是由賴耶功能所現起以妄識為自性的諸識，《攝論》具體地提到十一種識。識

(vijñapti)，有人譯為表象，是明了顯現的意思。所以依他起性，就是這以妄識為自性的十一種識，他可以作為無所有、非真實的義境（對象、實境）顯現的所依。舉例說，就像魔術師用他的術力和道具，變木石等為象、馬的幻相，這象、馬的幻相就是依他起性的起種種分別（如十一識），成為顛倒迷執的所依。雖然沒有真正的象馬在，但觀眾卻以為看到有真正的象馬，也執著他們是真實的；這所見象馬等相貌顯現，也就是那遍計所執的能取、所取二迷。

### 依他起性通染淨，離遍計性顯圓成

除了以上所說，《攝論》也特別說明「依他起性」通染淨二分；就唯識思想而言，《攝論》的「依他起性」融貫地統合唯識思想的重要理論。簡單的說，《攝論》的「依他起性」：一、融攝阿賴耶識緣起，它的因緣，是阿賴耶識為種子。二、融攝了唯識無義之說，它的別相，是妄識為自性的十一種識。三、統一了三性思想：依他起性可以作為無為有、非真實的義顯現的所依，此點融貫遍計執。依他起性通染淨二分，由此特點又融攝圓成實。依他起性是不定性，有染分或淨分的可能性。這特點是依他起性可以融貫其它思想的基礎。

與《瑜伽》和《深密》相較，《攝論》的「依他起性」意義豐富，理論完整嚴密，也是統合其他理論的樞紐。

對「圓成實性」，《瑜伽》和《深密》是指諸法的真如。《攝論》是指「遍計所執」性的永無有相，也就是說是「境」的否定所顯的諸法空相。遍計性永無所顯的法性，是恆恆時常常時無有變異的，它是諸法的真實性。這不變異的性，是圓滿，成就，真實，所以叫圓成實性。《攝論》的圓成實，是比《瑜伽》和《深密》更擴充而明確。

早期的唯識典籍，把三性依「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順序記載，有人說是以法相的存在論為主，而和認識面的討論較少結合，這可以代表唯識學初期形態。在《攝論》裡，則為「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圓成實性」順序。把「依他起性」提在前面，有以「依他起性」為中心來統一遍計執和圓成實的意思。\*

=====

王崇智，菩提學會會長。早年隨歐蜀華老師學習《成佛之道》，暇時閱讀印順導師妙雲集著作，於書中得聞法之喜悅。以佛法自持並應用於工作及日常生活中，常以人間佛教的信徒自居，平日致力於佛法、高科技及現代管理學之思考和實踐外，不論每日工作多麼忙碌，誦讀《金剛經》的功課從無間斷。(編者識)

## 道可行，佛能成

陳立春

能正確瞭解一切流轉的現象是無常、空、無我的緣起勝義，  
便能達到解脫生死的涅槃境地。

### 有海無邊多憂苦，流轉還沒尋依怙

印順導師所著的《成佛之道》，應該算是我真正學佛的啟蒙書。所謂「有海無邊際，世間多憂苦，流轉起還沒，何處是依怙？」，此第一句頌即道破我們這個有情世間的眾生，於渾渾噩噩中生死流轉無有出期。如何能讓這甚深微妙的佛法，以一種淺顯易解、由淺入深的方式，廣含佛法的各個層面且不失其精髓的宣講流佈出來，真不是容易的事。印順導師以他廣博而深刻的佛學修養，精密的邏輯思維，客觀的分析整合，讓像我這樣的迷惘眾生、初機學佛者能夠對佛法有全面的初步了解，進而接受信服；於嘆為觀止之餘，也深自慶幸生逢其時，有導師的專著指引，又有啟蒙老師歐蜀華居士的指導，讓我有此機緣踏上學佛正道，可說是少走了許多的冤枉路。

### 身心安頓依三寶，修學善法最吉祥

《成佛之道》由最基本的為何要歸敬三寶，如何聞法趣入開始，介紹以人天乘為主的五乘共法，用一般世人所能了解、接受的有因果業報、有善有惡、有前生後世、有凡有聖等世間正見作為開始，繼而導入

以布施、持戒、禪定等的種種福德善業之修持，保有不墮三惡道的人天善果，使其成為聲聞、緣覺的進階。在三乘法裡深入淺出地說明四聖諦、十二緣起、五蘊、六根、六識的基本佛法教理，從而探討苦聚眾生的自體，以及貪、瞋、癡，和由其發展出的我見、愛、慢、無明的種種煩惱雜染，如何以八正道的戒、定、慧滅除上述之縛、使、結，進而正確瞭解一切流轉的現象是無常、空、無我的緣起勝義，而達到解脫生死的涅槃境地。最後一章是極圓滿究竟的大乘不共法，以菩薩乘中之菩提願、慈悲心、法空慧為主，廣行殊勝的大乘法行，以六度——六波羅密多：施、戒、忍、精進、禪那、般若以及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的修行法門來成熟佛道，利濟眾生；而漸入菩薩的十地行位，達至最圓滿的佛果。

由甚深緣起法直達勝義之無自性，以種種善巧剖析，導師在此將其分為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三大系，但不偏頗一宗一系，客觀地從根本經論中，以佛法正義——三法印來說明我空、法空以及諸法無自性的究竟勝義。

### 善士相伴成佛道，砥礪增上苦邊盡

從初讀《成佛之道》的半知半解，而後學習印順導師的其他著述之後，再重讀《成佛之道》，此時又有另外一番不同的瞭解及感受。除讚嘆和感謝印順導師浩瀚淵博的智慧及用心良苦之餘外，更感激歐老師的諄諄教誨及謝謝丘中仁、雷叔雲兩位學長的指導，和班上諸位同學的互相砥礪。\*

=====  
陳立春，台灣花蓮人，自幼善讀書但不求甚解，貪圖多覽卻又囫圇吞棗，沒甚長進。現正痛定思痛，希望能把握良機，好好學佛，盡一份能利己利他的力量。

## 相應正理話瑜伽

張煥忠

修行是長遠的事業，也是眼前當下的活計！

### 奉詔譯論，顯揚聖義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讀書班於今年一月開課，採用的是陳重文老師在臺灣上此論時的講義和錄音帶。陳老師提綱挈領，用現代人生活上的許多例子，生動風趣地帶領我們走進玄奘法師幾百年前，在另外一個時空中，心領神會一字一句，於大唐絢爛雄偉的長安古寺，奉詔譯成的佛教經典巨作——《瑜伽師地論》。根據上妙下境長老的敘述，玄奘法師資質非凡，在深入研究當時佛教界的思想內容之後，心有存疑；於是決定前往佛教的發源地一探究竟。在那爛陀寺與戒賢論師學了很久，這一部論，戒賢論師與玄奘法師講了三遍，玄奘法師回唐之後，雖不見他對取經之前的疑問有何闡釋，但言外之意，根據唯識的說法，尤其是這部彌勒菩薩為無著菩薩說的《瑜伽師地論》，也就足夠了。

我們現在學習這部論，可以說是非常幸運的。除了陳老師的講義和錄音帶外，同學們也參考民國人士韓清淨的科句披尋記和上妙下境長老在佛學院宣講的筆記及錄音帶；臺灣佛光山也出了一本白話的節譯，對初學者來說，參考工具書是不乏的。在聽完陳老師一卷的錄音帶之後，讀書班的同學也輪流一段一章的複講、討論。複講的好處是講員要事先準備，複講時同學正好把讀過的文義消化一遍，就不明或存疑之處提出討論，課堂上不能釋惑的，回家作功課、查資料，下堂課時再提出說明。不論講者、聽者，均受益非淺。這部論結構宏偉，巨細靡遺，就像一部佛教的百科全書。玄奘法師都學了三遍，何況我們這些根鈍慧淺的後學晚輩呢？

### 修行事業，當下活計

《瑜伽師地論》詳細描述不同階段的修行與不修行之相狀、境界和修行方法。「地」有承載、包含一切的意思；證之文中處處可見「除此更無若過若增」的文句，足顯無著論師和彌勒菩薩對清淨法界等流出來的這部論是何等的有信心！本論共分五大部分：本地分有五十卷，詳細地說明十七個地的內容；攝決擇分三十卷；攝釋分和攝異門分各二卷；最後是攝事分十六卷，加起來共一百卷。其中攝事分裡的部份論義（關於法、律和修行的部份），經過近代大德們如呂澂的研究，原是雜阿含經的部份經文，上印下順導師將之編入《雜阿含經論會編》中，同學可以互相參考、對照。

修行是長遠的事業，也是眼前當下的活計。每個星期的瑜伽師地論讀書班，與多位善知識一起學習，堅定自己的信、戒、聞、捨、慧，實在是一件樂事！\*

=====

張煥忠，對自己有如霧裡看花，常是一頭霧水。自從學習佛法後，尤其是在學習《瑜伽師地論》後，漸漸地了解自己，同時也更明白修行的重要性。雖然說世間的一切都是緣起的，但日常生活是實驗的劇場，所以修行仍是最該做的事。很高興到菩提學會和許多朋友一起切磋佛法，希望入寶山不要空手而歸。

## 法海微瀾

...法中眷屬，相互提攜，做個砥礪向善、向上、向解脫的善知識...

### ※學會活動

...2003年6月，菩提學會完成新董事改選。羅曉賓、邱學麗、陳穎將在未來的兩年裡，為會務及法務的推展奉獻心力。

**菩提學會董事**（註：§代表新董事）

王崇智、歐蜀華、丘中仁、尹明潭、楊皓東、吳美良、吳允良、§羅曉賓、§邱學麗、§陳穎。

...上仁下俊長老於今年三月底，趁返台弘法之際，特慈悲地由美東飛到美西灣區弘法；於經筵圓滿時，為菩提學會各讀書會成員攜帶書寫的心語，向上印下順長老表達我們的孺慕、感恩之情。敬呈各班書簡卡片之相片，已由維摩詰書屋果華(Grace)居士郵寄給我們，看到導師開懷的笑靨，我等也同樣地歡喜：願師久住世，德慧作範儀，常親多瞻仰，法中成眷屬。

...除了原先由菩提學會送出的電子郵件外（丘中仁戲稱為官方消息），本會自五月初開始，新增電子留言板——菩提廣場（mail to: MBS\_forum@yahoo.com），成員可將法界消息及讀書心得張貼於網上，大家相互交流、討論，並互通消息。

...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由邱學麗擔任召集人，多位會員熱心參與的美國防癌協會北加州華人分會 抗癌接力 (Relay for life) 正式開走，此次共計一百零七隊參加，將近一千七百多人共襄盛舉，總共籌募得善款二十萬美元。尹明潭、陳松池、陳立春等於是日下午便提早至 Cupertino High School 幫忙。呂惠錦的露營遮陽棚早已穩穩地駐紮在青青草地上，開幕式時，被安排在第六十號出場的菩提學會精兵通過大會臺前時，邱學麗起立跳躍歡迎，親切熱情。

...圖書館的年度盤點，自七月一日起，在二十位會友義工熱情、誠懇的幫助下，本來預計九月開放的小園圃，提前至八月一日解禁。江美玲、韋基南、鄭心如、陳怡君、鄧宏生、黃秀玉、廖敏如、徐焜耀、何守正、雷叔雲等人快手快腳地，不消一個月的功夫便完成三千三百多冊的藏書及三千五百多卷視聽設備的盤點，還有八、九位登記幫忙的會友只能望書興歎。但他們奉獻的功德，和清點的會友是平等、平等的，讚嘆他們。

...學會同參一行，在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於舊金山拜謁宗薩蔣揚仁波切，由吳淑珍居士帶領，預先準備好的問題已於前一日 e-mail 給他，仁波切慈悲地逐條開示，他時而引喻善說，時而徵義解惑，整一小時的問與答，就這樣精彩地劃下驚豔的嘆號；如欲聞此次之對話，請逕自菩提學會網站聆聽。

...5月11日雜阿含經班特請羅曉賓學長作十二緣起專題報告，曉賓先自有情身心的和合說起，從狹義的五蘊漸次開展為中義之十二處和廣義的十八界，用以說明一切法發生的處所，其中以人是有情的中心。次由四聖諦闡世間因果和出世間因果的建立，其流轉和還滅皆是此故彼的緣起，其間道諦——八正道是止息苦的方法，它是戒、定、慧三學的擴充。正見、正思惟都含蓋在慧學裡，而正思惟乃是如理作意、極物窮理；最後再以十二緣起說明有情生命的開展。聞者獲益匪淺。

...6月8日雜阿含經班特請丘中仁學長講《佛說四念處經》，這是依性空法師去年九月二十六日的開示內容，就其樞紐重新講解。依照《阿毗達磨》及《清淨道論》的修道次第，由修身念處開始：觀呼吸的觸點以及息的全程狀況，和它與心的關係；接著於色的生滅如實了知，並用努力、正知、正念和捨了解剎那生

滅中之無實性，以修習正定來成就智慧。為實現涅槃(滅諦)勤修八支聖道。受念處、心念處和法念處的修行也大致如此；只是修行的所緣及方法不太一樣。除了要了解這些所緣的內容外，也要善加分別它們的自相，生起的原因和如何還滅，以及不同的部份及相互的關係；將四念處任運的實現在生活裡面，從而獲得自在清淨的生活，也為將來之解脫奠定一堅固之磐石。

### ※讀者來鴻

法鼓山暨中華佛教研究所創辦人，國際知名禪師上聖下嚴法師於六月十四日飛鴻賜字，謂菩提會訊編輯具有專業水準，並建議將第九期會訊中之《佛說四念處經》，印成單行本流通。感謝法師的鼓勵，菩提會訊將一本學會成立時之宗旨，推展正信、正見之佛法。

### ※會員動態

...在雜阿含經班研讀三年，並多次複講經文之學友鄭心如居士，於八月七日返台定居。心如聰慧開朗，有繪畫之藝術天份，學習佛法更有進無退。除了在菩提學會上課外，也在 San Mateo 的學佛會隨舊金山梵音精舍弘宇尼師學習，並擔任法器引領。天下無不散之宴席，讓我們珍惜在一起時的同學緣，並祝福她於佛法中自在適意，福慧兼具。

...暑假啓始，李建模便喜孜孜地由臺灣飛到灣區，與相隔兩地之新婚妻子莊嫻智補度蜜月。除了度假外，建模不忘雜阿含經班的同學，七月十二日，同學們於會所聚餐，大家關心他們的生活也關心他倆的慧命，除祝願他們百年好合外，更祝福他倆於佛法裡生深信心，精進用功。

### ※精進禪一

晨光乍現，一群寧息外緣，喜歡禪修的善男子、善女人，在6月7日的清晨到 Los Gatos 的 Presentation Center 禪修，剛從臺灣來的母親和外州來的佛友是主禪比丘尼自幕法師的護法，開始前師父慈悲的開示禪修的好處，並介紹禪修的方法。從打坐的姿勢，到出入息的數、隨、觸、止以及觀呼吸全程的長短、粗細、生滅乃至於觸點所產生的光明禪相等，均做詳細的解說。同時在觸、受上觀察身心的變化，正念在前，正知在後，每隔一陣子便起檢查的心，務使學人莫陷入昏沈或掉舉中。除坐禪外還有經行的動禪，在行進的動作中收攝身心；其間早、午有兩次小參供學員提問解惑，以達到良好的禪修品質。五時結束前，法師帶領大眾修習慈悲觀，願天下的有情沒有煩惱，沒有災難，遠離恐怖，能夠過著平安、健康的生活。

### ※法師開示

確諄法師到菩提學會弘法已是第二次了，她生動有智慧的開示常能感動聽聞的人。這次五天的弘法行程緊湊，最難能可貴的是，五天的演講均有青少年全程參與，並提問請求從佛法的角度解答疑竇，法喜充滿的他們要求法師再來加州時，能夠撥冗為他們開辦一次青少年營的活動，師父已欣然接受邀請，將於十月十二日再次蒞臨灣區，耕耘他們年輕的心。法師此次受邀的演講題目為5月27日-28日兩天於菩提學會講 How to Live without Fear & Worry； Open Heart, Clear Mind；5月29日在東西書局(East West Bookshop)講 Working with Anger；5月30日於陳民英公館講 Taming the Monkey Mind；5月31日在萬慧齡公館舉辦座談會。辛苦了，師父！謝謝您！

### ※講座紀實

佛法與人生系列講座自3月1日開始，至四月中已成功地舉辦了三次，以下是四月起講座寫真：

#### 談理想的人生（陳穎主持）

楊皓東主講：你的鑰匙在那裡？皓東說：世間的一切是流變的，它是條件、關係的存在。彼此相待的理則性(事待理成)是世間的真相，不論是在思想、行為上，彼此都在種種關係的互動中。因此，得到想要的東西不一定要高興，失去的也不必悲憤、絕望。因為，既然是流變的世間就必然有成有敗。用中觀的智慧來看，如果真的有可得到的，會失去嗎？換句話說，如果真的什麼都沒有會得到嗎？當你覺得天使都停在你的肩膀上時，別人看見的就是光芒萬丈的你；然而，事實上有人永遠如此一帆風順嗎？在什麼狀況下你快樂或生氣呢？為什麼我的反應要讓外界的變動而受到干擾？世間雖然是緣起無自性的，但在如幻之作用產生的現象下，握住自己快樂的鑰匙，別在不知不覺中，讓自己的情緒和命運交給外境或他人掌握吧！

**丘中仁分享：**哲學家對理想的人生眾說紛紜，而科學家雖對現象有較清楚的認知，畢竟都從實體的假設出發去看生命。然而從佛法的眼光來看，一切現象都是在因緣的生滅變化中，一切都是關係的存在，唯有認清真相，才能從中把握正因，為自己的人生尋覓出離苦之道。

#### 佛法的人生觀（陳穎主持）

**王崇智主講：**當人們在思索人生的意義為何時，也許他們有自己的答案！依佛陀的開示：人生世間是緣起的，是性空的。緣起的意義是指一切現象、一切存在並不是神意，也不是宿命，更不是偶然，也非自然而有；它是依緣而起，在主要、次要並且複雜的種種條件因緣和合變化下，才成為如是現象與存在。佛法之於人生，因沒有真實的自性可言，因此否定其絕對的意義，而以務實的態度去面對人生。佛法的修學，就是要從世俗的正觀中，發現其錯誤不實的地方，去妄顯真，深入到世間真相的底層去體現人生的意義，緣起性空的法則，在面對惡劣的環境、事業的挫折和煩躁的身心時，絕對有其立即發揮作用的效果。

**蔡淑英分享：**佛陀，覺者！其所覺悟的法乃是緣起的此故彼。世間是無明緣行，行緣識……生、老、死，純大苦聚；出世間為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生、老、死滅，憂、悲、惱、苦滅。因此在面對緣起的世間時，要知因緣，明因果，如實正觀世間的苦與集；不但知苦、斷集，還要為證滅而勤修正道。以此如實正觀世間的真相為修行的方法，離於兩邊的邪見處於中道的正行中，就是佛法裡的中道人生觀。

#### 健康教育講座（邱學麗主持）

以癌症教育講座為名的 Seminar，在多組人員的合作下順利展開。邱學麗主持，邀請到長青健康養生中心創辦人石鴻英中醫師，介紹癌症病人的特別飲食以及一般人的健康食物。接著再由肺科專家黃衍峰醫師講解肺的結構，肺病和肺癌的發生原因。腫瘤專家葉錦富醫生，則從病理學、手術分期以及治療和併發症的角度講解加深聽眾的印象。美國癌症協會北加州華人分會創辦人之一的邱慈艾女士，教導我們如何與癌症病人談話應對。最後邀請到抗癌鬥士陳素珍女士和她的先生張燕堂一起現身說法，和大家分享抗癌心得及經驗，還有建議等，使與會者受益良多。是日參加的來賓有四十多人，可見身體的健康仍是眾人最關心的事；色身是載法器，在不執著的修證中，善待我們的身體是絕對必要的。

#### ※法界簡訊

…東灣 Oakland《菩提道次第廣論》班，由阿嘉仁波切（Arjia Rinpoche）依法尊法師之法本為課程教材，逐句講解，自去年 2002 年 5 月 19 日開始至今，已開演完下士道及中士道，目前正由上士道開講。上課時間為每周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詳情可查閱<http://arjageesen.freeyellow.com/> 或與李光明居士聯絡，電話：(415) 602-7449

…以上妙下境長老生前於法雲佛學院講授之《瑜伽師地論》錄音帶為教材，並配合韓清淨之科記披尋，由卷二十修所成地開始，每周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在楊行憲居士家，由同學逐句消文，共相學習。現已結束修所成地的學習，進入到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有興趣者可與班長朱澤民居士聯絡，電話是(408) 395-5837 或致電楊行憲居士(408) 741-1783

…美西加州華嚴蓮社最吉祥殿奠基典禮在八月三日上午九時開始。是日海眾雲集，九十高齡的上成下一長老在出家尼師的迎請下莊嚴地說法，並帶領大眾至破土現場灑淨，與各貴賓舉鏟動土。祝願世界和平、佛光普照。接著新舊任住持交接，上成下一長老榮退，新任住持賢度法師陞座，在 Milpitas 市長監交常住印信及住持聘書後，典禮圓滿完成。真正是：萬眾一心創道場，諸佛菩薩放毫光，天龍八部常擁護，萬緣順利恆吉祥。

#### ※活動預告

…丹增湯定格西(Geshe Tenzing Tamdin)一九六五年生於西藏，十四歲時由西藏徒步翻越喜馬拉雅山，經尼泊爾到印度；由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尊者剃度出家，入印度重建之甘丹寺修學佛法。一九九三年取得佛學博士第一級格西學位後，即應日常法師之邀請到臺灣鳳山寺弘法三年。格西多年來於世界各地弘揚佛法，馬不停蹄；此次應本會邀請開示宗喀巴大師所造之《功德之母》，將一切善法的修學及其諸多利益和次第，用華語作一深入且詳細的介紹，內容將包括中觀應承派的空性見解，是一不容錯過的聞法因緣和機會。

…由名作家黃柱華先生推薦，本會非常榮幸地邀請到臺灣大學哲學系知名教授陳鼓應先生，在菩提學會講老莊思想的哲學議題，陳教授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他精研道家哲學，主要著作有《悲劇哲學家尼采》、《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莊子今註今釋》、《莊子哲學》、《老莊新論》等，在科學發達、物質豐裕的現代，老子表現出的無為、謙卑、居下，予人無限反省的空間；因為他主張一切隨自然法則任運而為，講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昇，他的思想不但擴大了人類文化的深廣度，也增加了人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理性和對自然的關懷。而莊子則善用譬喻說明世間的事理，在譬喻中點明人類應該退回至我所認識「之前」的世界，重返那精神的領域，和真實樸素的自我交通。道家思想一般人是不容易掌握其精髓的，此次演講，陳教授將提出老莊哲學對中國文化及思想所帶來的影響，提出具有深度的問題加以探討，八月二十三日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請聽陳鼓應先生如何道來！

…上繼下程法師，將於美東菩提弘法結束之後，應本會邀請，特由底特律飛來西岸，帶領學員精進禪一並作佛法開示；時間是九月六日及七日兩天，敬請期待。法師比馬來亞早兩年生（只有 48 歲而已啦！），就學時曾被校長打過屁股，引為光榮記錄，當過老師執鞭欺負一年級的小學生，二十三歲時依上竺下摩長老出家，寫得一手繼程體書法，曾從上聖下嚴法師習禪，深領個中三昧。法師筆耕不輟，已出版多本佛學叢書，喜歡泡普洱茶的他，將帶著一身禪味飛來菩提學會，好好地教訓教(育)訓(練)我們的禪修功夫，我們有福嘍！（9/3/03 上午 10:00am-12:00noon 於舊金山大覺蓮社開示「禪淨雙修」，9/6/03 中午 12:00

12:30pm 講演「佛教興學的方向」，是日下午 7:30-9:30pm 在菩提學會開示，題目是「止觀講要」。禪修在 9/7/03 Mt. Alverno Conference Center 舉行，時間是上午 9:30am 至下午 5:00pm，費用全免，包括午餐，歡迎樂捐，請預先報名。）

…確諳法師是美國人，一九七七年出家，在臺灣受比丘尼戒。曾在印度及尼泊爾多年，並隨達賴喇嘛尊者和梭巴仁波切修學佛法。法師平易近人，她的演講適合現代人的想法，深受大眾的愛戴。10 月 10 日的佛學講座，適合所有年齡層的人士參加，自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陳民英居士家開示，十二時至下午一時半 potluck；而 10 月 12 日的青少年營活動，則是應本會青少年的熱誠邀請特別舉辦的。如果您有不知如何和家中青少年成員討論佛法的困擾，這次的活動將會是您孩子的生命豔遇，敬請萬萬不要錯失良機。

…長老 U Silananda 應本會《雜阿含經》班之邀請，將於 11 月 1 日晨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在 Mt. Alverno Conference Center 指導禪修，長老是南傳緬甸禪師，現在 Half Moon Bay 的 Dhammananda Vihara 擔任住持，並任柏克萊 Dhammachakka 禪修中心導師。他被緬甸政府授予偉大智者的頭銜，並被最受尊敬的馬哈希禪師指派來美國及西方弘揚佛法。法師出家五十六年，曾獲得兩個 Dhammacariya 學位，並曾任教於 Atithokdayone Pali 大學及緬甸孟買大學東方系，主編 Pali 與緬文辭典及 Pali 文解說。法師教授禪修多年，他授課清楚、明了、有深度，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禪師。能夠依止清淨比丘、戒行精嚴的長老學習禪法是我人莫大的福報，此次活動為免費參加，並且包括午餐；樂捐無任歡迎。如欲參加或有疑問請致電陳穎：(408)268-6103

## 酥陀飄香

…為修道活命受用飲食，於食知足，得不依他的獨立生活…

### 涼拌五纖

#### 材料：

海帶茸（海螺）	1 0 0 公克	嫩薑絲	2 0 公克
芹菜絲	5 0 公克	金針菇	2 0 公克
胡蘿蔔絲	2 0 公克		

#### 調味料：

麻油	1 大匙	糖	1 小匙	鹽	少許
----	------	---	------	---	----

#### 做法：

#### 高淑麗

- (1) 海帶茸乾料呈螺旋瓣狀，在一般中國超市皆可買到。先用溫水泡上兩小時後取出切段，再以開水滾煮後撈出，以冷水沖涼擠出多餘水份備用。
- (2) 將其他材料以開水燙過沖涼，並瀝乾水份。
- (3) 將所有材料一起置入大碗內，拌入調味料；並可依個人喜好酌加醬油或白醋及辣椒，即成一道色、香、味、營養俱佳的佳餚。

**備註：**

人體以呈弱鹼性的狀況為最健康，日常飲食中，澱粉和豆類為酸性；而蔬菜和水果則呈鹼性，其中以海帶茸的含鹼性為最高，是一般蔬菜的雙倍，且無熱量，儘可放心食用。

### 黑豆汁

以每二大匙、兩杯水的比例，將黑豆煮軟；再依個人喜好之濃淡加入少許黑糖。熱飲或冷飲皆相宜。如以燜燒鍋煮食，可於睡前將黑豆煮滾，放入燜燒外鍋，次晨再加入黑糖並再煮開一次即可食用。

**備註：**

黑豆汁是止咳良藥，平時可代替茶飲；黑豆亦可食用。加黑糖除有滋補效果外，亦能減少黑豆之豆腥味。

=====

**高淑麗**，菩提會訊第一任主編；曾與邱學麗主持本會青少年班之各項活動多年。曾說弘一律(法)師若不出家，應會在藝術舞臺大放異彩，然而佛法的清淨竟能使他毅然放下一切，令她感動。淑麗的音樂細胞活躍，能用女高音演唱世界名曲。每日晨走的堅持，當知她學習佛法的堅定。除了善於照顧會員外，她的烹飪手藝更是無話可說。不信？請試用她提供的食譜做菜，包君滿意！（編者識）

### 各班簡介

班別	形式	教材	上課時間	聯絡人
雜阿含經讀書會	選讀研討定期請老師指導	《雜阿含經論會編》	每隔周周日 9:30 am 靜坐 10:00am-12:00 noon	陳穎 (408)268-6103
妙雲讀書會	學員共同研讀討論	《攝大乘論》講記	每隔周周六 9:30 - 11:30 am	丘中仁 (408)732-4290
初機正聞班	雷叔雲、丘中仁主講	《成佛之道》	每隔周周六 2:00 - 4:00 pm	鍾聞瑜 (408)253-3287
六和讀書會	陳民英主持 李領國主講 並請學有專精之生活教練，蒞臨指導	《佛法概論》及多元生活教材演說、示範和分享	每周周二 10:00am-12:00noon 自 6 月 17 日放暑假至 9 月初開學	黃林蕙 (408)973-9985
瑜伽師地論讀書會	陳重文老師主講本論之錄音及學員複講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	每周周一 11:30 am - 1:30 pm	張煥忠 (408)872-1682 x 28

### 活動看板

日期	時間	活動類型	活動內容	主講人
2003 年 5 月 10 日 周六	7:30 - 9:30 pm	佛法與人生講座	佛法的人生觀	王崇智主講 蔡淑英分享
2003 年 5 月 18 日 周日	1:30-4:30 pm	健康教育講座	認識癌症及周邊支援	石鴻英、黃衍峰 葉錦富、邱慈艾 陳素珍、張燕堂
2003 年 5 月 28 日	(5/27-5/28) 7:00-	法師開示	How to Live without	確諄法師主講

至 5 月 30 日 周三至周五	9:00pm (5/29) 7:30-9:30pm (5/30) 10:00-11:30am (5/31) 7:00-9:00pm		Fear & Worry Open Heart, Clear Mind Working with Anger Taming the Monkey Mind	Bhikshuni Thubten Chodron
2003 年 6 月 7 日 周六	8:30am-5:00pm	禪修	一日禪修 開示、坐禪及經行	自龢法師指導
2003 年 8 月 15 日 至 8 月 17 日 周五至周日	(8/15) 7:30-9:30pm (8/16) 2:00-4:30pm (8/17) 2:00-4:30pm	法師開示	《功德之母》	丹增湯定格西主講 Geshe Tenzing Tamdin
2003 年 8 月 23 日 周六	7:30am-9:30pm	哲學講座	老莊思想的哲學議 題	陳鼓應教授演講
2003 年 9 月 6 日 及 9 月 7 日 周六及周日	(9/6) 7:30-9:30pm (9/7) 9:30am-5:00pm	佛法開示 禪修	止觀講要 精進禪一	繼程法師主講 繼程法師主持
2003 年 10 月 10 日 及 10 月 12 日 周五及周日	(10/10) 10:30am- 12:00noon (10/12) 10:00am- 5:00pm	佛法開示 青少年營活動	(題目暫未定) 青少年營	確諄法師主持 Bhikshuni Thubten Chodron
2003 年 11 月 1 日 周六	8:30am-4:30pm	禪修指導	一日禪	長老 U Silananda 主持

※更正小啓：

...第十期菩提會訊第八頁最後一行，被照片擠掉的文字是：考，以及雷叔雲居士剪輯和取裁！

...第十期菩提會訊第十八頁法師開示，仁俊長老誤打成任俊長老，特此更正並致歉意。

...本期會訊，感謝編輯顧問雷叔雲居士及丘中仁居士校稿、訂正。文章中之小標題均為編輯所加，特此聲明。